

經部

田間詩學卷六

桐城錢澄之撰

小雅 按雅題不曰周者以所載皆周室之詩于異代無涉故不言周也 餘詳二雅論中

小大雅譜略 小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揣種之功于民公劉至於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也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聖賢之情著天道之

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内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

夾漈鄭氏曰正變之言不出於夫子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鴈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之美宣王此可謂之變乎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為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繼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

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斷斷無有正變之說也

朱子云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辭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無列國之別毛氏以次列為什如軍法十人為什自鹿鳴至魚麗十篇為鹿鳴之什朱子據儀禮終以南陔而次魚麗于白華之什

鹿鳴 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羣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鄭云飲之而有

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儀禮于燕禮鄉飲酒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謂之升歌三終大射禮亦歌鹿鳴三終　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氏謂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　左傳叔孫豹如晉晉悼公享之工歌鹿鳴之三　蓋三詩同節所謂三終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毛傳興也朱註同　陸氏云鹿性警防分背而食以備人物之害　按鹿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角於外以防物之害已苹爾雅云蘋蕭也郭璞云今藾蒿也唐德宗問宰臣詩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楊

珏以爾雅蘋蕭為對上曰詩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蘋蕭今按詩疏中都無此語不知何出孔云燕禮于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惟迎之為異其燕皆與臣同　嚴氏云鼓動也謂動其聲也　笙以匏竹合而成聲而在八音中獨以匏稱所重在匏也　匏瑟在堂上笙在堂下古者主人三獻禮成之後而樂作記所謂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故作樂以樂之　按燕禮篇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荷瑟面鼓執越內絃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　註小臣相工者也工四人謂二瑟二歌左荷瑟以左肩擔瑟也面鼓謂可鼓者在前也越瑟底孔也內絃以瑟絃側向身也右手相以右手扶瞽也授瑟相者以瑟授瞽工也　嚴氏云吹笙則動其簧而發聲　承筐指幣帛

言或疑燕禮無用幣之文周語云先王之燕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于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則燕禮亦用酬幣也朱註周行大道也古者於旅乞語故欲于此聞其言也　又曰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于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　記曰私恵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于羣臣嘉賓者惟在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恵為德而自留矣

嚴氏云以告我者為好我蓋道之使言也

愚按鹿得食則相呼呦呦而食以興僚友間無猜無忮同享君賜和樂可知　周行大道明王者求言不取捷近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

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蒿菣也郭璞云今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菣爾雅云蘩之醜秋為蒿則蘩蕭莪之類至秋老成通名為蒿　鄭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昭明也視古示字飲酒之禮于旅也語謂嘉賓所語明先王之德教以示民也　鄉射禮云古者于旅也語孔云賓筵之初禮樂方盛言語則慢矣迨至旅酬則禮已成樂已備於是而語乃無嫌也　燕通作宴安也賈逵謂不脫屨升堂曰安　敖毛云遊也有舒泰自由之意

愚按德音孔昭盡于視民不恌一語周家以忠厚立國不恌固其舊德而乃相勉以是則是傚若惟恐不及其訓者其所以求言者切矣即所為示我周行也君臣主敬至于旅酬之時則相與釋其矜持而尊以舒泰庶幾從容欵洽而上下之情始大通也　天官書箕為敖客註敖調弄也與拘謹相反蓋燕賓者

望其樂而勿拘謹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芩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亦喜食之　陳暘云八音以絲為君絲又以琴為君故爾雅既釋五音即次以琴而必先言瑟者瑟與琴相需為用與于琴者以絲分而音細耳書琴瑟以詠大傳大琴大瑟皆並言之然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燕禮小臣左何瑟樂記清廟之瑟詩並坐鼓瑟何不日鼓瑟皆不及琴者以瑟見琴也　何氏云首章言鼓瑟吹笙至此復言鼓瑟鼓琴者蓋旅酬將終作無算樂之時也按禮旅酬既畢無算爵以醉為節不限數也公有命徹幕初公尊有幕徹之示欲罄此尊也然

後升堂反坐作無算樂向者獻酬有節笙歌間合皆三終令曰無算不限三也　湛從甚言樂甚也燕安也　范氏曰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愚按周家以燕飲接其臣下情深而文備略君臣而講賓主上下一體于是以用其力誰不為用導之言誰不言者成周太平之治由此其致也後世君尊臣卑分既懸絕情益澗疎抗節敢言者少矣雖台對顧問為時無幾天威不測豈能盡其所言乎是故燕飲之言為周家一代大政所在鹿鳴之冠小雅有以哉

鹿鳴三章章八句　申培說天子燕賓師之歌據儀禮飲酒禮工歌用之遂以為上下通用之樂鄒氏云詩本天子燕羣臣嘉賓而作猶關雎本后妃之德雖鄉射燕禮用之未可遂為鄉射燕禮之樂歌也朱子亦云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

四牡　序曰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鄭云稱王事者西伯受商王之命以統諸侯使臣往來皆王事也　郝氏云凡風雅歌文王之事非即作于文王之時周道大行而後禮樂興是成王周公之世矣故稱王事稱天子文武同焉　左傳襄公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魯語則云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　孔云歌于使來之時則勞其來也而極言在外之情如此則章其勤也勞其來者此詩之用章其勤者此詩之意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朱註賦也下同毛傳缺　騑騑行不止貌騑即驂也曰騑騑于四牡之中特指而驂而言　倭通作逶倭

遲回遠也　盬不堅固也　毛云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　鄭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　孔云我心傷悲正謂念憶父母下章云將父母是也　范氏云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朱註臣勞于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　程子云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毛云嘽嘽喘息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　陸氏云駱性耐勞而今喘息不平如此以甚苦故也

按辭之緩者曰嘽亦勞極而疲緩之義　啓跪處居也

何楷云啓跪而有所陳也　古者坐以膝着地以

股着腓有所敬則伸其股而跪所謂長跪也禮君子良端則起起即跪也居即坐也不遑啓處謂我心傷悲其故正在于此　輔廣云我心傷悲既述其私恩之不能忘不遑啓處又述其公義之不可已　呂氏云說文煑海為鹽煑池為鹽鹽苦而易敗故註為不堅固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朱註興也下同　翩說文云疾飛也　羅氏云隹鵻孝鳥少皡氏以為司徒一名祝鳩似班鳩而臆無繡采又頭有髮養老之杖以鳩為飾取其孝鳥也　將奉也扶持奉侍之謂　鵻之飛也亦下而集于栩不若使者之行久不返不獲養父母也　禽經曰鵻上無尋鴟下無常言二鳥之起不過尋丈不遠而復而王事靡盬之臣則征役不得甦息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於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杞枸檵說文云枸杞也

愚按上兩章爲奉使初發之辭此兩章以翩鵻起興又爲久役未返之辭言物猶得所止而人子乃久缺乎孝養君人者所以深不自安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朱註賦也　二章云四牡騑騑嘽嘽駱馬則知四牡皆駱故名四駱　陸氏云古者天子之卿純四故曰駟矣　駕彼四駱又曰乘其四駱若諸侯之卿則不能具純嚴氏云走馬曰馳不馳而步疾曰驟　言載驟駸駸則其尚在行役而未能遽歸可見矣　是用作歌非使臣作是歌也上設言其情以勞之耳　諗

告也左傳辛伯諗周桓公是也　將母來諗言以已思欲將母之情來告於其母也父母愛子之情雖一而父或猶知大義母未必不牽于私情故思所以慰其意者如此

愚按是用作歌將母來諗欲使臣以此歌告之其母知上之曲體子情以慰親也　玩其詩沉鬱曲折一如使臣自道其情而實上人代為之言則使臣無可復言矣所以感之深而蓋盡其心于王事也先王之善用人心如此

四牡五章章五句　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儀禮以為上下通用之樂朱子疑本為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愚按鄉飲酒歌此亦以其勤王事而念父母有忠孝之道焉

皇皇者華　序曰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　鄭云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于四方則為不辱命也　曹居貞云燕以遣之所謂送以禮也歌以樂之所謂送以樂也　郝氏云此文王之詩後王遣使臣時用之使臣受使不同總之宣上德達下情耳人居深居清穆四方艱難疾苦無由周知故使臣以周諮為先務

愚按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于其自道之辭以發之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朱註興也後四章賦也毛傳缺　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　毛云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　駪說文云馬衆多貌蓋同時出使之臣觀后章所乘或駒

或騏或駱或駰知非一使耳諸使臣皆同此懷故曰每懷春秋外傳所謂懷和為每懷也靡及者如恐不及事也 朱善云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說文云六尺以上馬五尺以上駒 陸氏云大夫乘駒血氣未定則有跡蠶之患故大夫乘之下文騏駱也駰也蒙上之文宜皆為駒 如濡鮮澤也 左傳穆叔曰忠信為周 歐陽子云周為周徧之周雖有馳驅之勞不忘國事周詳訪問因以廣博聞也爰于也咨訪問也諏說文云聚謀也 國語穆叔對晉君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況使臣以大德敢不重拜 左傳又稱咨事為諏

愚按為國事周詳訪問即忠信之義
苟非實心體國必濶畧而不周矣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如絲言條直也　毛云言調忍也咨事之難易
為謀　左傳又稱咨難為謀杜預註問患難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沃若言潤澤也　毛云咨禮義所宜
為度國語稱咨義左傳稱咨禮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　咨親為詢謂兩意覩信促
膝籌畫言无不盡如舜之詢于四岳即此詢也　按
諏有參伍意謀有眷顧意度有折
衷意詢有詳究意各以先後為序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序曰君遣使臣春秋傳曰君教使臣遣者具事也教者其意也燕禮鄉射酒禮亦皆用之而大學始教亦以此先焉則教之道存焉耳

愚按輶軒之使上以宣布德意下以采聽風謡今其遣之也專教使臣以諏度詢謀非僅采聽而已使臣能體上意以克盡其職則海内人情無不達利弊無不知王者身不下堂而明見萬里則使臣所係與諫臣等所以臨遣而送之以禮樂誠重之也　莊子云大聲不入于里耳折柳皇荂則嗑然而笑折柳逸詩也皇荂疑即此篇豈鄉飲酒人熟聞之故易觧耶

常棣　序曰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左傳周襄王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

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是詩 韋昭云穆公召康公後穆公虎也周室既衰厲王無道親親禮廢故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合宗族于成周復修作棠棣之歌以親之

愚按穆公厲宣時人是時周都鎬京所謂東都王城也成周即雒邑也所以奠九鼎而居殷頑民者敬王時避子朝之難始遷于此合族成周之說殊不足信序謂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安得有厲宣變雅雜于其中其為周公作無疑 據春秋傳富辰謂穆公作詩據國語以為周文王之詩皆富辰語也杜預以作詩為作樂而奏此詩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傳興也朱註同 爾雅云唐棣移常棣棣惟常棣得以棣名移則開而反合者也 鄭云承華者曰鄂

不當作柎柎鄂足也　常棣一跗輙生二鄂兩兩相麗故稱韡韡興起兄弟同生之義　孔云華下有鄂鄂下有柎又作跗　按蒡花蕊也不花蒂也不作柎又作趺　公感于往昔管蔡之事骨肉相殘有餘恫爲故指兄弟之情誼以告人欲令世之為兄弟者時相親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朱註威畏懷思也鄭云死喪可畏惟兄弟之親甚相思念　蓋他人見威則避兄弟見威愈懷也　原隰野外也裒聚也　郝氏謂指成王殺管叔之事禮公族有罪磬于甸人不與國人慮兄弟故曰原隰也求尋覔也　思按兄弟之情于死喪時始見莊子云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朱註興也　禽經云脊令友悌註云脊令共母者飛鳴不相離故取以喻兄弟　唐明皇時有脊令數十集麟德殿木上魏光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悌之祥況通作怳永嘆長太息也人遇患難之時每有良朋相憐為之驚怳而長嘆耳無所用其力也　朱子云急難淺于死喪言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下文又云方且鬭閱于內而忽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益見至情不容已矣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朱註賦也　鬩毛云狠也務鄭云侮也　言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雖偶鬭狠于內倘遇外侮之來終是協力相禦良朋衆莫能助也

愚按烝衆也禦侮之事豈無良朋之衆相助然誰肯為戎首乎必兄弟也無為之首者朋友雖衆亦無與為戎也永嘆是朋友之至情無戎亦朋友之本分到此時始覺兄弟之足恃甚于朋友矣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朱註賦也

愚按上既守情辭甚痛外侮既消則无所用禦侮者矣是以急難之兄弟不如永歎之友生矣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朱註賦也　毛云儐陳也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周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殽烝燕禮云坐脫屨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宴則有之宴則由坐而脫屨明飫立則不脫矣　是詩為宴兄

弟而作致以飲酒發論　程子云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

愚按此下三章皆提醒首章莫如兄弟之意既歷變故之後益信兄弟當親耳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朱註賦也　此又因兄弟之和樂而更進之妻謂兄弟之妻即娣姒是也子謂兄弟之子即從父昆弟是也蓋非特兄弟親愛雖我之妻與兄弟之妻我之子與兄弟之子亦當使之和合而無間也　鄭云合者如鼓瑟之聲相應和也　按鼓宮宮動鼓角角應一氣以相感耳　王與族人宴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王后于房中宗婦同姓卿大夫之妻內宗同宗之內女嫁于卿大夫者襄二年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者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也　翕說文云起也兄弟同心如鳥之合兩羽而齊

奮起也

愚按翕之一字早有禦侮于未形之意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朱註賦也上章言妻子槩指兄弟之妻子此言爾室家爾妻帑則謂在我之家室妻帑也帑通作孥鳥尾曰帑左傳禆竈曰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鳥謂朱鳥鳥之宿帑鳥尾也妻子為人之後猶鳥之有尾故以帑稱王氏云人情皆知保其室家私其妻子而罕知厚其兄弟然兄弟不和以至毀其室家危其妻子者有之矣管蔡是也亶信也亶其然乎問辭也輔廣云不自以為然而使之返求諸心以見其真情實理之所在蘇氏云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兄弟之于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相親

乃所以宜室家樂妻孥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　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于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亦名而已

常棣八章章四句　郝氏云誦常棣而周公無殺管蔡之事明矣蓋二叔得罪王室與天下雖有可殺之罪而公終無殺兄之心天下以討罪人為大義而公終以不能全兄為不仁故于康誥曰弟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自怨之情慘然蓋傷管叔之死而恨已之不能救也

伐木　序曰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

不需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傳興也朱註同　詩人多相因之辭如伐木而感鳥鳴因以起興首章取鳥鳴後二章取伐木寓意則一　鄭云嚶嚶兩鳥聲也嚶其鳴矣遷處喬木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蓋一鳥鳴曰嚶此鳥鳴而又有彼鳥以應則為嚶嚶也　歐陽子曰考詩義是為鳥在木上聞伐木之聲則驚鳴

而飛遷于他木方其驚飛倉卒之際猶不忘其類相呼而去其在人也可不求其友乎　程子曰神之聽之乃誓神明心之語願終久相與和好而不變也終者久要之義　真氏云玩其詩只見為人之求友不為君之求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程子云山中伐木非一人所能為必有同事之人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況士君子乎　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所謂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是也　釃猶濾也毛云以筐曰釃以藪曰湑

按藪草也左傳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藪之謂也　藇美貌鄭氏云多而齊也　羜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曰寧曰微皆意中忖度之辭寧猶豈也微無也顧念也寧適不來慮其適然有故而不來也微我弗顧慮其無乃不我肯顧也　周禮註云進食于尊曰饋肥羜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酒掃以速諸舅則又是一禮上為燕禮下為食禮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　羅氏云諸父用羜羜則小羊諸舅用牡牡乃大牛羜為食禮養親而禮數牡為享禮意重而禮厚諸父諸舅禮各有宜也

愚按先諸父後諸舅者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也咎過也慮不來者將毋以已有過而不來也自反深而望之切矣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說文云陂陀曰阪伐木已畢置之于從高臨卑之地以便轉移也 衍嚴氏云水溢也言灑酒之多也 籩豆有踐陳設之盛也 鄭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也朱註兄弟朋友同儕之稱兼同異姓言 失德猶言失禮也漢宣帝詔曰夫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或檀為苛禁禁民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尊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毛云湑莤之也酤一宿酒也 莤音縮左傳所謂包茅縮酒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 鄭云酤買也特設言之以見相愛之情耳

非必無酒即使酒盡猶當為我酤買之篤于朋友不以有無為辭也下文飲此湑矣知不待酤也　鼓所以為舞節故說文謂坎舞也蓋應舞之節也

愚按飲必以暇有及時為樂之意非其時則不得飲故勸之以盡歡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舊作六章章六句朱子以每章起伐木改併三章　禮有饗有食有燕此詩次章羜牡是用太牢則同于饗且陳饋八簋又言籩豆有踐則同于食言湑我酤我是無算爵也鼓我舞我是無算樂也則同于燕月令季冬之月命樂師大合吹而罷註云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于寢以綴恩也此篇疑即季冬大飲三族之詩

天保　序曰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

美以報其上焉鄭氏云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荅其歌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朱註賦也毛傳缺　保者抱持愛護之意以受命于天故曰天保定者不移之謂　歐陽子曰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　俾爾以下望之也俾使也孰使之天使之恩若啓行若蔑是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單盡也周家以忠厚開基今厚而益盡其厚書謂乃單文祖德是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曰除歲言除者謂福之新也　方中履曰除猶授也令之授官者皆曰除官是也　多益謂多受益也易

損之六五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莫不庶之謂也鄭元錫云單厚自盡也多益盡人也內盡于己外盡夫物然後美善大備下所謂戩穀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戩與剪同盡也穀善也言盡善也罄盡也盡無不宜所謂宜民宜人是也百祿以盛言遐福以久言嚴氏云滿招損謙受益故福祿雖盛而不自止足所謂吉人為善維日不足也天下無無德外之福詩人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以為言福祿全篇皆容悅之辭矣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

以莫不增

爾雅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　應劭云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于山陵也　岡說文云山脊也　鄭云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也

愚按山阜岡陵皆有定體有定則不能增益惟川源深流長而方至則又盛長之初其增不可量也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吉謂諏吉日少牢饋食云大夫先與有司諏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　蠲潔也饎熟食儀禮有饎爨註炊黍稷曰饎　享獻也孝以盡志享以盡物　爾雅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

曰烝礿即禴也夏祭以樂為主故曰禴自殷以上春
禴夏禘秋嘗冬烝至周公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
更名春為祠而以禘為大祭　董仲舒云春上豆實
夏上尊實秋上杌實冬上敦實　豆實韭也尊實醆也
杌實黍也敦實稻也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
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　君曰者皇尸傳先君之意
以嘏主人之辭　朱註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
詩必武王以後所作也　曹居貞曰天保皆祝君之
福此詩原其因
祭而受福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
為爾德

此承上章祭祀言　弔至也猶言祖考來格也　詒
通作貽多福即下文所稱是也　王氏云民無所施

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偏為爾德鄭
云言則而象之徧臣民之所為皆爾之德
愚按民安其質耕食鑿飲朝饔夕飧此外
無事是為至治神之詒以多福莫大于此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
茂無不爾或承

毛云恒弦也亦作縆縆大索即弦之義 升通作昇
說文云日上也鄭云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
自上墜下曰崩不騫是無缺損指山之一處言不
崩是無傾覆指山之全體言 承奉也言臣民承奉
上德雒誥所謂其永
觀朕子懷德是也
愚按不言月望日中而曰恒曰升取漸進為極盛也
無不爾或承蒙上松柏言謂無不憑藉爾之大德

而受其庇蔭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鄭氏云史記武王克商憂天保之未定于是有營洛之意此詩之作蓋在東都既成後矣　周逸書王云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逺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詹洛伊毋逺天室蓋意欲營洛也及成王即位追武王之意使召公相宅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故疑此詩為營洛後周召歸命而致其祝頌之辭

采薇　序曰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季氏

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則無燕樂故無遣詩及其獻捷代還則歌凱以歸故極美其功而曲序其情以為勞也　鄒氏曰序以采薇為遣戍夫楊柳依依則正薇柔時也雨雪霏霏則正歲暮時也撫今追昔道其實歷之景如此若云預道歸時之景豈有方遣之日而遂以為昔往是莊子所謂今日適越而昔日至矣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朱註興也毛傳缺　毛云作生也猶言怒生也　孔云月令仲春之月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今仲春遣兵以患難既逼不暇待秋故也　此代為將士追述之言謂昔以仲春薇生之時出行斯時即念當何

時歸乎曰歸者心口相語也念歸之切慮其當在歲
暮也男有室女有家今遠去久離男不得以室為室
女不得以家為家矣毛云玁
狁北狄也鄭云北狄今匈奴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
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柔鄭云脆脆之時心憂憂歸期之遠也烈烈言内
熱也我戍未定謂未至戍所而安止也聘問也
孔云謂同行無歸人誰
可使問其家之安否也
愚按此未至戍所中途欲寄家訊也薇由作而柔
而剛皆自出門及一路所見以志天時之變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

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戴侗云薇冬晚抽芽至春柔矣夏而剛宜芼豕陽者謂正陽之月巳月也首章言歲暮預期之辭此言歲陽即景之辭也蓋因見薇剛而知孟夏至也

愚按首章不遑啓處是初上道別父母之詩此則已至戍所而念父母之詩既至戍所王事為重不暇顧其私恩矣憂心孔疚憂王事也我行不來奮然自誓之辭一月三捷之功已兆於此矣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爾華盛貌 說文云麗爾也猶靡麗也一作薾 常常棣也 戎路主帥所乘若下文戎車則總括五戎

而言路車亦在其內耳　周禮車僕所掌有戎路廣車闕車苹車輕車戎路即革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備更迭戰者闕車遊軍乘以補闕者苹讀為屏所用對敵以自蔽隱者輕車所以馳敵致師者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　孔云路為君子之車左傳鄭子僑叔孫豹王賜之士路是卿車得稱路也

業毛云業壯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朱註賦也　三捷之後戍事未畢未敢弛備遽歸蓋北狄畏暑耐寒計三捷當在盛夏之時宣王所以六月興師也秋氣折膠弓弩始勁故秋冬又易為侵暴必留屯以防之

騤說文云馬行威儀也　鄭云腓

當作北　何氏云腓即腓字說文云隱也禮記取廟之西北腓薪用爨之楚辭隱思君兮腓側皆訓隱言戍士亦籍是車以自隱蔽也　陳祥道云古之用兵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車之于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裝有所齎也翼翼言馬之欲行如鳥舒翼也　象弭弓反末也弭者弓消之名馳之則反曲故云弓反末以象骨為之服矢服也以魚皮為之　言行間之人整肅器械無日不然雖無事之時凜如敵至以玁狁往來飄忽至如風雨不可以一日忘備也　蔡汝南云豈敢定居由君子有不測之畧豈不日戒由君子有不懈之心采薇雖咏戍役之情而將道亦自可見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朱註賦也　柳楊之下垂者　楊柳之揚起者依依者
初抽條時嫋嫋欲有所依也　楊柳與采薇相應雨
雪與歲暮相應　程子云言行道遲遲則見歸思之
切蓋思家心急雖速亦覺遲耳　嚴氏云莫知我哀
言莫知其勞苦乃
所以深知之也
愚按二章之言饑渴謂甫出門便有此苦此章之言
饑渴謂一日未到家猶有此苦也自上言莫知我哀
則知之
者深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

竹書文王十一年周公季歷伐
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
何氏謂此詩即王季伐翳徒之役　嚴流云據汲
家周書序云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謂武以
昭咸懷則此詩與出
車其為文王詩無疑

出車　序曰勞還率也

愚按舊謂此詩與采薇同時之作玩篇中述其往也黍稷方華正當仲夏與楊柳依依既不同月序其來也雨雪載途正當早春與雨雪霏霏又不同時當文王之時豈止一出師乎二篇非一時之作後王勞還師者皆以為宴勞之詩

因其詩而分别用之耳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朱註賦也毛傳缺　爾雅郊外為牧謂前軍之先行者也謂我來者承王命令簡發此戎車也出車已在于牧而王命促發致勅至郊牧促其剋期上道葢事急不可緩也此章文王承王命遣南仲之事　毛云

僕夫御夫也　棘急也謂速則邊防可固緩則衝突可虞故曰維其棘矣此行專以築城為事與六月之師不同

愚按文王為西伯專征伐值玁狁西戎並犯中國于是承帝乙之命簡料車徒而命南仲為將往禦之故稱天子稱王事禀命帝乙雖專征伐不敢自擅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朱云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龜蛇曰旐考工記云龜蛇四斿以象營室按營室北方七宿也　旄干旄也旄竿之首飾以旄牛尾曰旄鄭云設旐者屬之于干旄而建之戎車　孔云此旐

彼旐一言彼一言此便文耳于彼新田于此菑畝之類也　鳥隼曰旟考工記云鳥隼七斿以象鶉火也

陸化熙云出車在郊視前在牧之車此為后車則所見止是設旐建旄而設旟建旄已在彼牧故並接之曰彼旟旐斯蓋因言車之所建而兼舉前後軍言之耳　董氏云禮曰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而舒之也昔晉治兵建而不旆壬午復旆諸侯畏之則知垂旌所以為戰也　按旆惟旐有之旆旆者合旟旐飛揚之象而言

愚按此章文王出車之事已竣可以還報天子矣軍既出而悄然心憂僕夫向戴以來者今復御而歸亦因其憂心而為之況瘁所謂臨事而懼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

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首二章止言奉王命出車耳未明言所命謂何此方言所命之事　毛云方朔方即六月所謂侵鎬及方郡縣志夏州朔方縣什賁故城即漢朔方縣之故城也今寧夏衛是也什賁之名蓋蕃語也　交龍為旂孔云旂蓋南仲所建王國大夫視外諸侯分得建旂不再舉旟者旟為前軍既已前發大將當居中軍統所從軍繼進故但言旂旐也天子命我二句述南仲稱王命以令衆也　李氏云城朔方所以斷戎狄往來之路西戎道絕使不得相為犄角則可以驅玁狁而出其上故曰于襄蔡沈云襄駕出其上也愚按前二章言戎者文王之辭此二章代為南仲之辭文王以王命命南仲仲因得謂天子命我耳　懷山襄陵謂四邊皆水也凡襄者就邊而言今築朔方之城所以盡攘玁狁于邊外不令侵入中國耳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上章天子命我二句是南仲語此則全託南仲之辭鄭云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　塗凍釋也呂氏云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來歸而在道時也

愚按此章是城工已畢歸戍在道復被簡書命伐西戎直至深春始遝末二語可見　王事多難與首章語意相同而此更為伐西戎起語言所以進至雨雪載塗而後歸者以西戎助玁狁為虐復承王命徂征自北而西歸計悖緩故不遑啓處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以興夫唱婦隨其象如此張衡謂大火流則草蟲鳴正深秋候耳　君子室家斥南仲之辭我則室家自我也此詩言我者三首二章我者文王之辭中二章我者代為南仲之辭此章我者則代為南仲室家之辭　曹氏曰西北二虜相猗角為寇故征玁狁則西戎作伐西戎則玁狁平　愚按此章蓋室人思征夫之情自秋盡冬初屈指城工之畢日盼其歸而不意後有伐戎之羈遲也　禦玁狁而伐西戎漢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即用是法也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惟與西戎連和乃可以全力制北狄耳然非薄伐不能要其和也此詩專為城朔方以禦玁狁而以餘力伐西戎以孤玁狁之勢兵家

之勝算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鄭云伐西戎以凍釋時反朔方之壘休息戍役至此時而歸執生擒也訊問也謂其渠魁當訊問者醜衆也

愚按訊醜皆伐西戎所執獲者若玁狁則築城朔方以備之耳未嘗有交戰之事既城朔方則玁狁不能乘虛為害而西戎可伐西戎既敗則有以剪玁狁之羽翼而玁狁可平事實相因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愚按竹書紀宣王三年命大夫仲伐西戎後儒謬以為南仲而謂此詩為宣王世之詩考史記彼乃秦仲也與此無涉 興

杕杜 序曰勞還役也 王氏云上之人能知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形于歌咏則下悦之出車杕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其下自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之水鴇羽是也

愚按此詩專代征人之婦而言其情盖征夫之所念者父母妻子也父母與子相念之情可對人言夫與婦相念之情有不可對人言者而上能代言之曲體人情之至所以令人深感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傳興也朱註賦也　樹之特生者為杕杜與棠相似說文云牡曰棠牝曰杜　陸化熙云杕杜雖以識時序之變而取義于杕亦因征夫在外而傷其孤特無依也　睆明貌言杜實之歷歷在眼也　呂氏云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十月為陽至十月猶未歸則以朔方城畢復有西戎之征室人不知而謂征夫今已閒暇可以歸矣

愚按繼續也嗣續之無已也自閒人之屈指歸期日復一日而言也蓋往役之始其日為王家之日及期以後其日則我之日也故曰繼嗣我日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萋萋新葉也　承上章言秋杜睆實是去年十月間物色今杜葉萋萋則實落而又生葉為今年三二月矣卉木萋止從秋杜而推廣之見萋萋不獨一秋杜也卉此時征夫歸已在道而室人不知猶悲思也

我女自我也女心自上人謂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杞枸杞也采杞即在卉木萋止之時父母舅姑也憂我父母言貽我父母之憂　蔣悌生曰此四句見于北山詩辭義俱同而此為正雅北山為變雅何也秋杜之詩在上之人叙戍役之勞以閔之也北山之詩役者自言其勞而有怨懟之心也辭義同而苦樂之意異矣　幝幝車敝貌痯病也檀車耐用而亦敝牡之

馬有力而亦病以見其久且勞也

愚按車敝馬罷非目所見以行役之久料之征夫不遠亦上之人所以慰其婦婦不知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匪通作非　鄭云君子至期不裝載意不為來疚病也期歸期也逝往也言所許之歸期今已往矣恤憂也憂憂心孔疚女心之傷悲也而多為恤憂我父母也不獨我憂之父母亦憂所謂多恤也　大事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襲偕止謂相襲俱作以心之惶惑不定故無不為也　會合也謂合卜筮之繇而皆曰近也　輔廣云征夫不遠料想之辭也征夫邇止決定之辭也　嚴氏云此詩四章皆不言成

役來歸之事惟述其未歸之時室家思念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樂爲何如所以慰勞之也

愚按過期不至則以疑而益憂疑則可憂者多矣疾病死傷皆疑中事即皆憂中事故曰而多爲恤戍士之遣本從南仲以城朔方城工既竣復移師以伐西戎其室家不知也故歸期之遠近上之人知之而婦不知惟以過期不至而傷悲憂恤耳四征夫句皆上人寬慰其婦之詞

杕杜四章章七句

鄒氏曰舊以爲勞還役若檀車四牡豈所繫于卒伍其爲勞戍臣可知也　孔疏謂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皆備四馬故曰四牡非庶人尋常得乘四馬也且篇中叙其室家私情正與東山詩之勞歸士等耳視出車篇之勞還卒迴别矣

南陔　序曰孝子相戒以養也

朱註此笙詩也有聲無辭舊在魚麗之後

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　按毛傳杕杜之後即次以魚麗以足鹿鳴之什十篇而無辭者不在什內朱子據儀禮正之于是毛氏所分之什不能復依而自為之什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朱註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于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序曰孝子之潔白也　朱註笙詩也

華黍　序曰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鄭云孔子正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于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矣　朱註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琴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郝氏云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貍首騶虞有辭也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按肆夏即時邁樊遏為韶夏即執競渠為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周禮籥章以籥龡豳詩即七月也籥吹七月猶笙吹南陔白華華黍也豳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維清也謂管奏維清于堂

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

愚按古鄉飲酒禮歌鹿鳴四牡皇華而笙南陔白華華黍蓋欲其外盡君國之事而內修孝養之禮也

魚麗 序曰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此燕饗通用之樂歌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朱註興也 毛傳缺 按易離麗也小過飛鳥離之即此麗也 罶說文云曲梁寡婦之笱無所留也 王雪山謂後世有魚麗之陳陳凡五每陣人各有五敵入其中者無有得出留者由溝也當回曲周匝魚之

入其中者亦無得而脫也鱨揚也一名黃揚渝鮀也陸璣云吹沙也陸氏云鱨性善浮渝性善沉

毛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 旨且多皆指酒而言

愚按此詩即魚之盛以見品物蕃阜國家豐亨大有君臣可以燕樂非指魚為燕饗所薦之羞也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魴即鯿魴方鯿扁也魴出溪水者謂之槎頭鯿鱧鮦也陸氏云今玄鱧是也諸魚中惟此魚膽甘可食

多且旨言不徒以多而已多而旨乃可為貴

愚按首章旨且多重在多也此章多且旨重在旨也蓋既多則未必盡旨多矣而旨如故見主人之情始終濃厚也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鰋鮎也郭璞云今鰋額白魚也按鰋身圓性偃似非鮎魚　鯉赤鯉也　有言用之而愈有也餘徵未詳爵笄吏陳見主人受客之無已也故以旨且有終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前三章所言者禮文也後三章所言者禮意也物指殽也承上文而言不特酒多酒旨酒有而諸殽之物亦多亦旨亦有也　嘉美也惟其嘉美比賓客故備物之多如此偕俱也言有恭敬之意與之俱也時謂可以燕饗之時　蘇氏云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

能時言由全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朱註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享賓客上下通用之樂

由庚　序曰萬物得由其道也　朱註此亦笙詩譜間歌魚麗則奏此篇　毛氏以南陔白華華黍置魚麗之前以由庚崇丘由儀三詩總置南山有臺之後今按由庚三詩與朱子篇次正合

南有嘉魚　序曰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

者共之也 鄭云樂得賢者與共立于朝相燕樂也 朱註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歌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朱註興也毛傳缺 南謂江漢之間 蜀都賦云嘉魚出于丙穴黃震云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為美故云南有嘉魚未必獨指丙穴之魚也丙穴之魚飲乳泉而美亦未必原名嘉魚也 嚴氏云下文樛木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 詩人以魚之嘉瓠之甘者喻賢者耳烝然以言衆也 詩話云魚罩有自上而下者今提罟也有自下而上者為椮罟即罾類淮南子云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之雖異得魚一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汕說文云魚遊水貌 毛云樔也鄭云樔者今之撩罟也 陸氏云魚欲逸則罩之使入魚欲伏則汕之

使出衎飲食之樂也易云飲食衎衎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長而瘦者曰瓠短項大腹曰匏匏苦瓠甘　嚴氏云樛木喻王㡳已下賢則賢者得以上進綏之謂燕飲以安之醴酒不設而穆生去蓋禮貌衰則不能安賢者之心也

愚按樛木下垂甘瓠上附上下交也綏安也倩文經綿周至以安嘉賓之心使其係心于我如甘瓠之纍樛木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鄭云鵻壹宿之鳥一宿于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于我　孔云傾與之燕言親之甚也盤上公

三燕侯伯再燕是又燕也 蘇氏云魚非有求于人而人則取之以為賢者亦如是而吾則强求之與非也瓜蔓于地是豈可强使從人哉然其遇樛木也未嘗不纍之而上物之相從物之性也豈有賢者而不願從人者哉獨患不之求耳 嚴氏云人主之于賢始則多方勤求之繼則禮貌招延之其後則聞風自至如翩然飛者孝鳥鵻鵻犀然而自來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何氏謂文王為西伯統治南國故周南樛木喬木皆咏南國所有此詩為文王燕南國賓客之作

毛傳以魚麗終鹿鳴之什而南陔白華華黍三篇不與自南有嘉魚至吉日凡十篇為南有嘉魚之什而由庚崇丘由儀三篇不與 鄭氏云菁菁者莪以上六篇皆成王之詩謂之正小雅六月以下

四篇宣王之詩謂之變小雅

崇丘　序曰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朱註此亦笙詩間歌南有嘉魚則笙崇丘

南山有臺　序曰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鄭玄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于是時也視學則遂養老此章萬壽眉壽黄耉等語皆為養老咏也據鄉飲酒禮燕禮笙入而後皆間歌此詩則周公未作儀禮之前已有之故朱子以為燕饗通用之樂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

壽無期

毛傳興也朱註同 臺夫須也 舊說夫須莎艸也可為蓑笠都人士詩云臺笠是也 羅氏以夫須與莎為兩物臺者莎草可為衣以禦雨編之若甲卷卷而垂故雨順注而下然或藉而卧則不能隔雨名曰夫須蓋四夫所須也莎俗謂之香附子自是二種萊草名其葉可食陸氏云兗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萊烝杖 按來黎音近即藜也初生葉可食大則為樹可為歐陽子云高山多草木如周多賢才也 期限也言壽未可期限也 劉公瑾云或疑賓客不足以當萬壽之語士冠禮祝辭亦云眉壽萬年今古器物銘所謂用蘄萬壽用祈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為自祝之辭則以萬壽祝賓固其所矣愚按此詩為養老作先美其德后祝其壽期其老而益老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基所以安也光所以榮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杞如樗一名狗骨或云與李並舉皆可食之物即枸檵也　上章言邦家之基之光賛其德之辭此正指其德之實足為人所利頼故曰民之父母古者養老有乞言合語之禮内則篇云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者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愚按乞言者從之求善言合語者旅酬而合語也君子父母斯民就養之時亹亹談說曾無懈倦故曰德音不已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栲山栲也杻檍也解見唐風　眉壽秀眉也　遐與何通蓋音近也萬壽無期萬壽無疆願其後日之辭也遐不眉壽遐不黃耇美其今日之辭也是茂謂德音之盛蓋期望過此以往善言益多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枸枳枸也語云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喜而巢之子着枝端大如指長數寸美如飴能令酒味薄以為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詩詁云其子生枝端横折岐出狀如析枳土人謂析枳木朱子云吾鄉呼為棘勾味甘而解酒毒椇屬今人謂之苦椇黄黄髮也楰爾雅云鼠梓也郭璞云耇老人面凍梨色若浮垢者方言云汝穎梁宋之間謂養為艾保之為義安也艾之為義養也後後日也自此以後壽尚未有窮期故祝以安養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左傳襄二十年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愚按燕禮既間歌此二詩而魯君臣復舉二詩為賦是樂章歌者自歌而賦者自賦不相礙也

由儀　序曰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合由庚崇丘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　鄭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朱註此亦笙詩閒歌南山有臺則笙由儀

蓼蕭　序曰澤及四海也　郝氏云篇中言燕者安樂之意非飲酒也旅詩次第此篇朝諸侯下篇方興之燕飲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傳興也朱註同　蓼長大貌一云草蒼脩貌　蕭香蒿也湑說文訓莤莤以茅泲酒也蕭之受露其狀

沾濡有似于君之恩澤醴酒受露則色愈蒼猶故以蓼言譽處猶言為聲譽之所歸也

愚按鄭云燕安也有自然之義所為時然後後笑也詩中不見有燕飲之事當是繼世諸侯初見天子而識服儀嘆之辭君子指天子我心寫兮謂諸侯之一見而輸誠也上下相接笑語皆出于自然感德感孚如此宜其為聲譽之所歸矣蓋昔想望之而今始得睹之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瀼瀼露蕃貌　為龍見寵，龍見能膏澤下民為光見能照臨下土

愚按為龍為光即後世稱其人主有龍鳳之章天日之表是也　爽差也君臣之間不特有甚隆之禮而

恃有不與之德祝之以壽考望之以不忘

固知主德之不與決不忘今日之分誼耳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泥泥露濡也

豈弟樂易也

愚按嗣世之諸侯未見天子初謂天威難邇既見之而甚安和樂易不自知有天子之尊其所以協和諸侯猶之協和其兄弟也兄弟兼同姓異姓言自天子稱之為叔父伯父舅氏自諸侯承之謂天子待之如兄如弟云爾有此令德壽而且豈蓋不僅壽考而已自今以后壽考之年皆豈樂之境頌祝之至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

福攸同

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 郭璞云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則鞗即轡之別名而革乃轡之外垂者鞗以皮為之故曰鞗革沖沖轡垂貌周禮註云和鸞皆以金為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和不鳴疾則失音雝雝言得其和也 鄭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

愚按如鄭說則此詩為諸侯之賛美天子

蓼蕭四章章六句

愚按朱註謂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然詩中未見有飲酒之事若來朝而

燕之詩則露斯篇是矣朱子以君子指諸侯謂為天子褒美諸侯之詩鄭箋謂㕘以下頌上辭義覺順

湛露 序曰天子燕諸侯也 鄭云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左傳文公三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杜預註云朝正者朝而受政教也 郝氏云前篇來朝此篇賜燕朝以朝旦禮主于辨也飲以昏夜情主于合也 何氏云諸侯朝正于王王行饗禮畢而燕之于寢

愚按周禮燕饗之禮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二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此或為侯伯再燕之

詩耶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毛傳興也朱註同　歐陽子曰天之潤澤于物者若雨若雪其類非一而獨以露言者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　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謂君留而盡其私恩之義　燕禮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為大燭于門外燕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已是夜飲之禮古誠有之其禮一獻四舉酬降脫屨升堂無算爵無算樂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此云不醉無歸是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歐陽子云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耳　草茂則得露多諸侯賢則受恩厚也

儀禮受賓聘享則于太廟享食則于禰廟惟燕行于寢故云宰膳具官饌于寢東此云在宗載考盖享畢而燕言既在宗廟行饗禮矣更在路寢成此燕禮也考成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杞棘并言棘木低小則杞非大木可知以後章例之桐椅相類杞棘亦當相類杞即枸杞也　蘇氏云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也故以豊草興之將言其醉而不亂故以杞棘言　謝氏云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慤　朱註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鄭云謂夜飲之禮飲酒不至于醉而能善其德善其儀此陔節也　孔云當奏陔夏之節猶善成儀稱人之美者必舉其終故知為陔之節也燕禮賓北面坐取其酒脯以出奏陔疏謂取所執酒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霤遂出是也　輔廣云豈弟樂易也樂易者恐其或畧于威儀樂易而威儀無不令善所以為成德也　李氏云此詩前二章以君之歡飲者言欲其盡歡也後二章以臣之承恩者言喜其盡敬也樂而不淫所以懷諸侯而天下畏之

愚按豐草以比諸侯之微弱不能自立者在宗載考謂朝于京師而始成諸侯也王者為天下之所宗故王室既為宗周杞棘小木以比諸侯之位卑而地小者桐椅大木以比諸侯之位高而地大者無小無大莫不承上恩澤而皆能慎其德謹其禮以各盡君臣之美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鄭氏引陳敬仲辭桓公之語以卜其晝未卜其夜為夜飲之禮祇施于同姓

愚按左傳為敬仲飲桓公酒非桓公燕敬仲也既燕飲有宵而設燭之禮安見止可行于同姓乎桓公欲以火繼亦燕飲故事耳本未嘗踰禮敬仲以義辭之臣之享君弗納于淫臣之道也亦未嘗引禮以拒也然則湛露之燕厭厭夜飲湛其非有同姓異姓之分別明矣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二章二百四句

按毛傳自南有嘉魚至吉日凡十篇無辭者不與為南有嘉魚之什

田間詩學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田間詩學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張　鱗

欽定四庫全書

田間詩學卷七

桐城錢澄之撰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　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鄭云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于是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　朱云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鄒氏云謂錫弓矢是也謂燕非也燕與饗異饗用太牢爵盈而不飲所以示恭儉也燕則盡醉爵行無算所以示慈惠也燕饗皆酒而饗主于錫以酒行禮非行禮以飲酒也周語王饗有體薦

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故燕或至夜而饗行于朝
成禮而罷故曰一朝饗之左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
是饗不
終日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
朝饗之

朱註賦也毛傳缺　彤弓朱弓也　弨弛貌說文云
弓反也徐鍇云弛弦而體反也　周尚赤故賜弓以
赤為重　嚴氏云賜弓不張之　鄭云言者謂王策命
也王錫朱弓必策其弓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
左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彤弓宣子
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
王以為子孫藏匃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即
此詩所云藏之也　貺賜也即彤弓之賜也曰中心

貺者言中心實欲貺之非有勉强而然如内疑其臣而外牽于其功内忌其臣而外廹于其勢雖貺非本于中心矣　彤弓非常賜也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設盛禮所以重彤弓之賜也考晉文公事饗賜正同曰傳先言饗而后言賜詩先言賜而後言饗行文異耳　孔云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后受獻酬之禮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毛云載載以歸也鄭云出載之車也　朱云載抗之也右與侑同皆助也　莊十八年左傳王饗禮命之宥注謂以幣物助歡也　僖二十五年二十八年皆云饗醴命宥詩話云古者燕饗有賜以章其志謂之右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

朝醻之

櫜韜也即弓衣也說文云櫜在車上則上言載之亦載之于車耳　禮于食有侑賓勸飽之幣上章言右是也于飲有酬賓送酒之幣此章言酬是也飲為饗兼言右酬者以饗亦兼食故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鄭氏云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後儒遂以為得專征伐特因王制之語誤增一字失之遠矣肩吾之征羲和必曰承王命徂征南仲之伐玁狁必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則諸侯固無專征伐之事

愚按玁狁之伐本承商王之命至于伐崇伐密詩但稱文王之赫怒未曾言請命于天子也豈非文王方伯得以專征耶管仲之對楚使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

室此即專征之命矣然則彤弓之賜得專征伐未為謬論也

菁菁者莪　序曰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王制鄉子弟鄉大夫餘子皆入學九年大成曰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升之大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大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進于王曰進士司馬論定而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此先王所以樂育材也　鄭云長育之者既教育之又不征役也

愚按周自文王都豐之後始建辟雍武王倣之故鎬京亦有焉詩之作必美其所自始故菁菁者莪當為文王咏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傳興也朱註同　陸氏云草之初生其色玄盛則青霜死而後黄落菁从青詩曰何草不玄言其生何草不黄言其死也　郝氏云小曰莪大曰蒿蒿易長俄然而成故名莪詩曰三月茵陳四月蒿言易長也故比育材　阿丘之曲也中阿為人所不見之地興士之蔵脩國學無慕于人之知也　呂氏云長育人材之道多術矣而莫先于禮儀禮儀者内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人材所以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羅氏云莪即蘩蘩之醜秋為蒿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為蒿采蘩者多于沼于沚也　在沚興多士之得洒濯也　我心則喜因育才之有地喜已材之得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大阜曰陵莪在中陵人皆得見之矣士之才已成就為人所瞻仰其象如之　錫我百朋者辟雍之中人材所聚新至者得于斯取友焉喜其受益之多故本其所自而以為君子之錫我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朱註比也　楊舟以況賢才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沉浮水濱虛舟待渡以比賢才待用也　休言安定也既見君子則論定而官任官而爵不患成材而不見用則學者皆一心向學而不事躁求矣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申培說天子燕賓興之士則歌此詩朱子直以為燕飲賓客之詩

臣按詩中無燕飲之事或因有歸美君子之語則燕饗通用無不可者非為燕飲作也

六月　序曰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禄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名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

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海交侵中國微矣鄭云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按自此至無羊十四篇皆宣王之詩所謂變小雅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朱註賦也毛傳缺　朱云六月建未之月盛夏不興師六月明其急也棲棲猶言皇皇倉卒興師人情搶攘其衆如此　戎車革路之車也　日月為常周禮司常職云若大師則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小司馬職云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是知興師之始必建大常以致軍衆凡遣將出師皆得建不必王親征也　服韋弁服蓋戎服也載常以致衆載服以備用人知其將有事矣乃告之以出師之故如下文所云　我主吉甫言以吉甫為主將乃發令者後章二我字同　于往也鄭云于曰也

愚按吉甫受王之命代王出征猶王親往征也以匡王國此吉甫初徵兵而述王命以告之　周六月建巳月初夏也宣王時自用周正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

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物類也指馬言　周禮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註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　孔云戎事齊力尚强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而又同色並見其盛也　閑習之也則法也　閑習之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其教閱有素也　服兩服馬也鄭詩云兩服上襄兩驂鴈行舉服可以該驂　姚文燮云服猶習也凡馬之馴習者皆可曰服馬鄭詩謂巷無服馬是也既成二字承閑之維則而言　孔云軍法車行三十里為限按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日在析木月在天駟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凡三十一日而度是師行三十里之證也　上章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是統命軍衆之辭此章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乃責成吉甫之辭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脩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背之充顒以言其首之大三者相稱所以成其大也古人戰車所重者四牡故詳言其盛　毛云膚公大功也　有嚴以下是言甫誓衆之辭嚴戒也不敢輕敵之謂翼敬也不敢亂行之謂共與供同爾雅云具也服事也兵凶戰危通將帥士卒凡有事戎行者皆當致其嚴敬以供武事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斾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茹茅根相牽引貌易拔茅連茹是也言玁狁興類匪託根于中國而盤其旅以居焦穫之地絶無去志所謂他族逼處將與我爭此土也　爾雅十藪周有焦穫　按焦穫既為十藪之一其地必美水草玁狁所以久駐牧而不去也　織幟字通用鳥章前軍所建所謂朱雀也一云旂旐旟旗之類各有織文此獨以鳥章言則織乃鳥章之織文耳　白旆後軍所建爾雅繼旐為旆旆旐畫龜蛇所謂玄武也旆惟旐有之白通作帛通帛為旃帛皆絳也　王氏云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　韓嬰章句云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　孫叔敖稱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愚按焦穫據郭璞云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池陽即今三原縣去鎬京甚近而劉向謂千里之鎬猶以

為遠則詩所謂鎬非鎬京矣若以焦穫即在三原無緣既據內地復侵千里以外之鎬以及朔方之極邊也以焦穫為在三原因涇陽而傳會之耳涇陽蓋涇州也朱云鎬未詳所在方疑即朔方今寧夏也玁狁自太原循邊而西以及朔方則焦穫與鎬皆在方之東北由朔方以至涇州蓋自北而南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上章言鳥章之旗選鋒之乘皆前軍也至此戎車四牡則又大隊繼之矣　鄭云戎車之安從后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　馬援疏云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然則輊似前重而後低軒是後重而前昂今自後視之如輕自前視之如軒是前後適平也　佶說文云正也　甘誓云御非其馬

之正汝不共命四牡既佶則範我馳驅矣閑習也前言閑之是以人閑馬比曰且閑是馬之自閑也　太原亦名大鹵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人于大鹵穀梁傳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是也　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為夷狄之居左傳晉籍談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隣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則以太原之地為戎所薦居故也

愚按玁狁闘王師之出已離焦穫轉入太原將返其故地王師逐之至于太原驅之出境而已不似采芑出車有執訊獲醜之事明未交戰也至于太原明王師已踰方至鎬而玁狁始返太原也故下文云來歸自鎬吉甫即尹吉甫北伐之大將也言吉甫不徒能文而又能武于崧高烝民詩見其文于此篇見其武以文為賓武為主　憲法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鄭云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首一句是飲至之燕天子燕之來歸以下則吉甫自叙其契濶諸友私燕之相樂也天子之燕不過牢牲炰鱉膾鯉非禮所載故知為私燕也　喜謂吉甫喜也喜承天子咸靈疆場無事非為成功而受賜喜也來歸自鎬二句此吉甫意中語詩人代為之言也　勸侑曰御曲禮御食于君是也

愚按忠孝一也士君子取友必以其類視吉甫之友則為吉甫者可知世未有不孝而可以言忠而可以勤王事成大功者也　言飲御諸友友非一張仲可知同時卿士在坐者皆不稱及而以得張仲為榮結

此一語直令吉甫勲名皆落第二義矣

六月六章章八句鄒氏云六月之師宣王中興第一舉而不與江漢常武並列大雅者彼之為告廟策勲此之為燕賓欵敘彼之為六飛覲駕此之為四牡徂征彼則歸功于天子此則歸美于人臣辭義固有大小不侔也

采芑 序曰宣王南征也竹書紀宣王五年秋八月師師伐荆蠻按是年六月伐玁狁是一年再用師矣觀篇末有征伐玁狁荆蠻來威之語則南征固在北伐后也 蘇氏云方叔之南征先治其兵既衆且治而蠻荆遂服詩人詳其治兵而略其出兵至于卒章而後言其遇敵 何氏云前三章乃大閲之事首章敘方叔承命為帥而將行大閲之事次章治兵辨旗物故其詩曰旗旐央央三

章言振旅之事故其末句曰振旅闐闐

愚按方叔治兵既畢率以南征而蠻荊奪氣矣所謂有征無戰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毛傳興也朱註同　芑說文云嘉穀也郭璞云今之白粱粟詩云維穈維芑　毛云菜也　新田田之新成者三歲田也菑畝田之初反草者一歲田也　其車三千合兵車重車而得此數兵車一千五百乘計甲士步卒共得一十萬二千五百人重車一千五百乘計炊家子廄養樵汲等共得三萬七千五百人合

之為十五萬人天子六鄉六遂之衆也天子六軍每軍萬二千五百人所用七萬五千人今合而簡之正以備六師皆休之用也干扞也試肄習也謂如步法止齊之類此方叔初涖止而播告之辭至第三章乃試之實其車三千所謂簡車也師干之試所謂簡徒也率通作帥將也四騏為方叔駕路車者在車左右如鳥之有翼兩服兩驂故重言翼翼也路車革路也奭說文云大赤也詩云韎韐有奭周禮凡兵事韋弁服皆韎韋也左傳郤至衣韎韋之跗注韎韋韋染為赤色者也則軍中衣弁裳帯之類皆用赤色故統稱有奭也魚服與采薇篇矢服不同當是以魚皮飾馬服左傳齊桓公歸衛夫人魚軒註云車以魚皮為飾上下文皆言車馬之飾故知其非矢箙也鈎膺樊纓也樊讀如鞶帶之鞶纓今馬鞅在膺者周禮金路鈎樊纓九就同姓及上公之車鈎馬項下飾樊纓當馬胸膺鞶馬胸前革帶也一說鈎

即馬腹帶之飾帶必有鉤以拘之以金為鉤施之于膺所謂鞶也鞶革解見前

愚按朱子謂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觀篇中新田菑畝有彼此之分則芑之所產自有不同以言田之必須熟耕而兵之必須慣練故先行大閱之禮而後用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蘇氏云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今日者彼田之新田與日者亦猶此地之中鄉也所以然者田愈治則愈善以興衆愈練則愈精　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旃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

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凡旗中太常旞旌三者王所建其餘諸臣之旗旂為上旐為下此言上下所建則餘得兼舉矣　毛云軝長轂之軝也按輪內有輻輻內有轂轂內有軸轂者輻所湊也三分其轂長除一分在輻內不可見者其二分在輻外可見者名之為軝即轂端是也約軝必以革而上加以朱漆為飾　說文云錯金塗也車軛為衡塗金于軛所以為文乘車鸞在衡戎車鸞在鑣如蓼蕭庭燎韓奕烈祖皆在衡之鸞也駟鐵之鸞鑣及此八鸞皆在鑣之鸞也註云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鸞　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芾作韍韠也即蔽膝也兵事尚赤故貴者以朱芾卑者以韎韐韎韐即一命之緼韍也　皇猶煌煌也按爾雅青謂之蔥象其色也珩說文云珮上玉也所以節行止也通作衡瑲其聲也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爰于也亦集于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　隼鷂屬陸氏云今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為有難故其每發必中古之訓字以此　鉦者節鼓之器說文云鐲也一名丁寧晉語趙宣子云戰以丁寧儆其民註謂鉦也　鄭云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也互言耳　潛江云按毛氏謂鉦以靜之鼓以動之是鉦所以節鼓非收軍之器與鐃自別而說文解鐲為鉦又解鉦為鐃解鐃為小鉦混矣　鞠通作鞫告也　孔云誓而告之以賞罰使之用命也司馬法曰有虞氏戒于國中夏后氏誓于軍中殷誓于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此言鞠旅亦周法也　顯允蒙

鞠旅而言顯謂號令明允謂賞罰信 伐鼓凡六節自進而退無不用鼓故但言伐鼓 振通作整說文云齊也治兵禮畢整衆而還闐闐衆盛也至此而大閱之事始畢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蠢動也蠻荆荆州之蠻也 王氏云春秋之初曰荆而已後乃為楚穀梁傳曰楚何謂之荆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 蠻族不一荆其最大而强者其亂必挾諸蠻而起故槩之曰蠻荆 鄒氏云商周中興必先服楚若蠻夷則先王荒之耳何以伐為商頌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言近也 朱註大邦

猶言中國也　元老即易所稱丈人長子也　商師若烏周師為荼則商國喜用少而周喜用老焉　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蓋方叔尚謀不尚戰以謀為壯不以力為壯所以為老將也　戎車還師之車也嘽嘽焞焞如霆如雷皆車聲也嘽嘽指輕車言焞焞指重車言霆說文云雷餘聲也承嘽嘽以車聲之舒緩似之如雷承焞焞以車聲之重速似之時凱旋而歸從容就道故其車聲如此

愚按篇末忽出征伐玁狁一句則知北伐之後方佐吉甫以成功而六月之詩但美吉甫略不敘及方叔至此因南征之功而始併及之于此見古人將權之一而諸將不爭功之美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郝氏曰善說詩者觀采芑六月軍旅之事思過半矣六月

事勢張皇采芑氣象暇豫吉甫承頹敗之後敵騎兵惰應變不得不敏及北虜既平軍聲既振方叔

再出服命服乘命車從容運籌而南蠻奪氣矣故吉甫薄伐才兼文武方叔元老賤戰貴謀著之篇什豈徒以其辭而已乎

車攻 序曰宣王復古也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鄭云東都王城也孔云序言因者以見王為因會而獵也以會諸侯為主

愚按春秋成周宣榭火公羊傳謂成周者東周也夫東都則召公所營之王城成周則周公所營之洛邑所謂下都也相去僅三十五里成周有宣榭者意宣王會諸侯于王城因講武于洛邑楚語云先王之為

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成周之宣榭為講武而建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朱註賦也毛傳鈌攻治也毛云堅也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嚴氏云言往東都未言所為之事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嚴氏云此章乃言徂東所為之事 四牡所以駕王車周禮田車木路是也上言龐龐象其大此言孔阜象其高而且厚 鄭云甫草甫田之草鄭有甫田爾雅作圃田十藪之一孔云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馬 狩冬獵之名按下章之子于苗則是夏獵而云狩者孔云凡田之禮

惟狩最備故以為獵之總名又蒐苗獮狩四時異名若此年簡徒亦名為蒐三年大簡車徒名為大蒐豈非以春蒐為田事之始冬狩為田事之終故大其名而可以概用乎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之子有司也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 夏獵曰苗選通作算亦作撰數也選徒囂囂即周禮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事時王行未至東都而有司戒徒以待其事如此 周禮中秋教治兵則郊野載旐及國之大閱則縣鄙建旐建樹也樹以致民非建之于車之謂蓋以名致縣鄙之民近于敖地者俾皆來會而搏獸于敖此又出選徒之外 敖山名秦于此築倉曰敖倉按古敖城在滎澤縣西南十七里圃田在中牟縣西北七里其澤南北二十六里東西長五十里則敖正在圃田界中故狩于此而搏獸于彼 左傳晉

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又士季設七伏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狩于甫草正在此也

愚按宣王在東都以會諸侯為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畢而后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此章王已行至東都而諸侯來朝也　四牡王所乘也奕奕大而相連之貌　天子朱芾諸侯赤芾禮君韠用朱則諸侯在其國亦得用朱惟入朝于天子乃用赤芾所以別于天子也　孔云重底者名舄單底者名屨詩咏周公曰赤舄几几咏韓侯曰玄衮赤舄舄以赤為上王冕服之舄也諸侯舄亦與王同　鄭

云金舄者黄朱色也　周禮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
往來不絶即絡繹之謂　言諸侯先此既行會同之

禮矣因王有于苗之舉復于會同之外絡繹而來朝見大宗伯以賔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此所謂軍禮也　陳際泰云宣王時天下新服借蒐狩之禮畧地而會諸侯以振耀其甲兵是故天王狩于河陽因狩而行朝禮文公之微權也東攻狩于東都因狩而行會禮宣王之微權也　愚按東都居四方之中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成王營建以會諸侯夷厲以來此禮久廢宣王中興復為此會故車攻謂之復古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決通作抉毛云鉤弦也拾遂也佽利也　鄭云佽謂手指相次比也　調謂馬強弱與矢輕重相得　凡

云決著于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于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利詩詁鞴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曰拾亦名為遂取其能遂弦也觀下章四黄既駕專主王車而言則比次決拾調弓天皆是待王射之事毛云田者大芟草以為防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馬孔云芟殺野草以為防閑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因設周衛而立門以毛曷纏通帛旃之竿以表門之兩傍其門南開並為二門又以裘纏椹質以為門中之闑以天子六軍分為左右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故有二門也穀梁云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槸按蘭香草艾之為防則逢草盡除矣置旃為轅門者謂以車為營舉轅為門又建旃以表之質者中門之木椹恐椹傷馬足故以葛覆之以為槷合毛傳穀梁二說則設防當如柴籬豎橛門中原需短木故皆

用柴 射夫自諸侯而下凡與于射者之通稱萊田立表本虞人事而衆射夫協為之則諸侯命其部衆舉之故名助也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此章方言田獵之事專主宣王言 四黄宣王乘也明堂位曰周人黄馬蕃鬣樂府云君馬黄臣馬蒼不倚獨言兩驂驂在服外易于出入也穀梁傳謂建旃表門門廣容車去車之兩軸各一握入此門馳而入不得徐也若車軸頭掛于門則不得入故有貴乎兩驂不猗乘車馳之勢以從禽稍徐則禽必失矣故貴于不失其馳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是以舍矢如破也如破巧而力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毛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上章是天子發之事蕭蕭馬鳴當是諸侯大夫士所乘之馬更進迭驚而然　旆惟旆有之與第三章建旐設旄相應以其地在郊野故曰始事至終事皆建此旐旌即虞旗也所以屬禽者按山虞以旗澤虞以旌谷有專屬圍田澤也故以旌言先既設旐後復設旌蓋正當比禽之時而獵事亦將畢矣不驚言不擾也此言其公禽之時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民志素定無驚擾也　穀梁傳曰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按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左髀達于右䯚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朱註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一云有聞謂有聲譽著聞無聲謂不事條敎號令所謂不動聲色而人自化之也 蘇氏云我必聲之然後人聞之我則不聲而人則聞之必其實有餘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鄒氏云無逸之訓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佚于游于田乃詩美宣王田事何也此正宣王所為無逸也古者蒐苗獮狩之法實與軍政相為表裏先王陰用其道使人由而不知宣王乗積衰之後奮然圖治蠱事終而鼎事始東萊呂氏所謂王賦復軍實盛師律嚴上下洽綜理周者蓋具見之

吉日 序曰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

奉其上焉慎微言祭馬祖也接下言獲禽以享賓也故臣下無不自盡誠心以奉其上 周禮中秋獻振旅遂以蒐此詩之作殆為大蒐咏耳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朱註賦也毛傳缺 戊剛日也曲禮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如甲午治兵壬午大閱吉日維戊吉日庚午皆外事者也故用剛日丁丑燕之乙亥嘗之凡祭之用丁用辛內事也故用柔日 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馬祖天駟房四星也 伯鄭司農讀作禡故說文既伯作既禡也 何氏云周禮蒐苗獮狩有司皆表貉于陳前貉與禡通此既伯即田獵之日表貉之祭 毛云禱禱獲也戰必禱克田

必禱獲　孔叢子云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此伯禱即禡祭之禮　嚴氏云田車四語皆禱辭言告神以將田獵其實戊日未田也

醜衆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

愚按朱註以戊日為戊辰夫吉日維戊即田獵之日以次章推之當在庚午後八日為戊寅非戊辰也若此日戊辰則既言四牲孔阜從其羣醜何待閱二日庚午始行差擇其馬乎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孔云必用午日者于辰午為馬故也　差次也不齊等也爾雅云田獵齊足即差等其足力之謂也此以給從王于田者吉日庚午乃追述之辭言先此已差馬以待矣　麌說文作噳言麀鹿羣口相聚也　羅

氏云鹿無角者名為麀麀牝鹿也或曰麕之牡曰麌于鹿則舉牝于麕則舉牡盡于麕鹿之類矣　毛云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以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　漆沮出岐山北沮水與漆水合流至岐山入渭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祁大也或曰祁通作岐謂山道之旁出者　孔云指獸言趨曰儦儦行曰俟俟俟當作竢言相待而緩行也獸三為羣二曰友　燕安也鄭云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騶虞傳曰虞翼五牡以待公之發即此安待之說也　孔云趨逆之車驅而至于彼防虞人乃悉驅之循其左右之宜以禽必在左

射之或左或右皆驅之使天子得其左射之便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我謂天子也 發見其巧殪見其力小者射中必死苦于不能中大者射則易中惟不能即死小豝云發言發即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毛氏所謂中微而制大也 射以得兕為雋唐叔虞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為是武也以享晉封 賓客謂從王大蒐之諸侯也御者給與充用之辭或曰御進也進餚于賓客即車攻大庖不盈之義且以為俎賓酌醴而行饗賓之醴 孔云天子饗諸侯每云總醴命之宥是饗有醴也

愚按醴味薄與酒味殊穆生不嗜酒故楚元王為之設醴王饗諸侯則設之示不忘古禮之重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竹書紀成王八年大蒐于岐陽左傳楚椒舉言于楚子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杜預云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

愚按岐陽石鼓文至今傳為宣王時物攷周地有兩漆沮其一在岐梁間古公所遷自土漆沮是也其一則禹貢導渭東過漆沮涇水之下游也去鎬京不遠疑宣王之蒐𤢖在近地未必至岐陽也

按毛傳以南有嘉魚至吉日十篇為南有嘉魚之什

鴻鴈　序曰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

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鄭云宣王承厲王衰亂之與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為始也此詩當是遣使臣安集衆民既還而勞使臣之作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毛傳興也 朱註同 鴻鴈二句比流民下四句勞使臣之辭 大曰鴻小曰鴈鄭云鴻鴈知避陰陽寒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 羅氏云淮南言鴈乃兩來仲秋鴻鴈來季秋候鴈來候鴈比于鴻鴈而小北方有白鴈似鴻而小秋深乃來來則霜降河北謂之霜信 之子指使臣也 劬勞也其勞頻數謂之劬勞 矜人謂此待甓可憫之人鰥寡即所矜之人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然亦有男子稱寡左

傳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小爾雅以凡無夫無婦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是也毛傳亦云偏喪曰寡則鰥是未娶者寡是已娶而喪偶者耳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鴈性好居澤書彭蠡既瀦陽鳥攸居是也蘇氏云使者所至招徠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垣墻而安處之然後民知所止如鴻鴈之集于澤也公羊傳云五版為堵五堵為雉陸氏云雉飛若矢一往而墮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雉高一丈濶三丈也　禽經曰雉上有丈鷃上有尺言飛而上也雉上能丈故計丈以雉　左國材曰前勞在招來此勞在安集勸勉之辭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嗸說文云衆口愁也 哲人美之子也我王自謂也謂我劬勞者體我此心也彼愚人反謂我興廢補敗不肯自靖以為宣驕耳 宣驕猶云喜事毛云宣示也鄭云謂我役作衆民為驕奢也 朱善曰此詩不作于流離之時而作于安定之日盖哀恤思痛者是以知者以為勞苦而不知者反以為宣驕也

愚按宣驕謂作歌以自宣其安定之勞而有驕心也宣王世連年大旱百姓流散故有勞來安集之事

此詩當在雲漢後

鴻鴈三章章六句 朱子謂流民所作郝氏云小雅自鹿鳴而下至此二十餘篇皆

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謠一篇雜入其中以為勞使臣之詩信矣

庭燎 序曰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郝氏云序謂因以箴之者蓋夜未半而起太早非可繼之道進銳者退速始勤者終怠所以卒有姜后之諫詩人蓋先見也何氏云宣王初年勵精圖治故能使諸侯尊王會同有繹此詩君子至止言觀其旂明是諸侯來朝非常朝也然始勤終怠自不藉千畝而後求治之志寖不如前故詩人作此以諷考外紀姜后脫簪諫王晏朝事在二十二年與詩同意序所謂因以箴之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朱註賦也毛傳鈌 周禮雞人職云大祭祀夜旦以嘂百官大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司烜職云凡邦之

大事共墳燭庭燎此詩蓋鷄人司烜之輩所作毛云庭燎大燭按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樹于門外曰大燭于門内曰庭燎此時夜尚未半業已設燎于庭以待王朝其光甚盛而諸侯已有來朝而至止者鸞聲將將見諸侯之勤于趨朝如此王其知之乎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鄭云艾適作乂左傳泰后子云一世無道國未乂也註訓乂為絶夜未艾言夜漏尚未盡也盡則天明矣將將鸞聲相應者衆也噦噦則來者將盡其聲漸殺蓋諸侯有後至者驅車疾行如將不及故其聲如此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上二章聞鸞聲耳今夜向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煇與暈同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即暈字也日月之旁氣為暈火之旁氣為煇矣棫云天欲明而烟光相雜也　旂建于車上即覲禮所謂龍旂也夜且向明五等諸侯之旂一一可辨則辨色之時可以朝矣　杜佑云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曰夜向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

愚按詩人但述諸侯趨朝之早候朝之久而王之晏朝自在言外　向晨視朝未為失禮然于宣王初年勤政漸不同矣詩人亦窺見其微憂其漸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按周自康王而後王室漸卑昭王南征不復穆王時荒服者不

至及懿王王室遂衰夷王始下堂而見諸侯至于厲王不享終流于彘非宣王中興諸侯誰復以時來朝使重覲周官威儀乎是可美也序謂因以箴者蓋欲王之勤政始終如一諸侯無有二心使在庭常覲此朝儀也後篇即繼以沔水則為諸侯不朝而憂亂之作詩人見之早矣

沔水　序曰規宣王也　鄒氏云王信讒遠諸侯不敢直諫而但呼其親戚朋友念亂以感動王故謂之規

愚按汲冢周書宣王信女鳩之讒囚杜伯于焦左儒九諫而不聽併殺之意宣王以信讒殺無辜諸侯因有內攜而不朝者畏讒也詩人憂亂非但憂諸侯之不朝憂讒言之興國將大亂耳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毛傳興也朱註同　沔水流滿也　鄭云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懼心也　王符云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為害然有親者憂益深也是故賢人君子既以憂民亦以為身棟析榱崩懼將壓焉　愚按誰無父母言亂將累及父母憂之至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毛云湯湯放縱無所入也不蹟不循道也蹟與迹同言讒口之生不必有迹可據 載起載行起立而復行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 弭止也 按弭乃弓末反之可以解紛不可弭猶云不可解也 蓋工憂國家之將亂下憂父母之難保故至于不可解釋而使遺忘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率循也 隼之飛揚亦有循中陵而止者喻諸侯之跋扈亦有循禮守法度者 訛適作譌鄭云偽也 鄭云友謂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猶興其言以毀惡之如是則諸侯尚有來朝者乎且其禍豈止于不朝而已乎

愚按訛言出于民王之信讒播于民口遞傳而益甚遂為訛言夫禁止訛言豈無法乎惟在王之不信讒而已然臣之事君豈可因國有讒口遂生二心敬之哉小心翼翼恪共爾職聖明自能照察讒言其興言不興也此又勉臣子毋以畏讒而不盡其敬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王應麟云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敘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

鶴鳴 序曰誨宣王也 鄭云敘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何氏云此宣王末年之詩意其時山甫吉甫張仲召虎諸賢皆已次第凋謝故其詩曰園有樹檀其下維蘀至如諫廢魯適諫不藉千畝諫料民太原諫殺杜伯諸讜論皆不見聽詩人所以益致意于他山之石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臯澤也或云即澤字之訛澤或省作睪睪有臯音列子望其壙睪如笱子作望其壙臯如後漢書郡國志以成臯爲成睪亦一證也　鄭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也　郝氏云九臯深澤猶九泉九天極言其深也　禽經曰鶴老則聲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遠鳴于九臯鶴之俊者以喻士之及時而未仕者　鶴鳴深澤中人莫之見而聲聞于野毛云言聲遠而名著也　淵回水也水盤旋處為淵　鄭云魚之性寒則逃于淵溫則見于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　檀之材堅韌可為車喻賢者才堪任重蘀木葉墮也檀之下所見惟蘀則檀已凋零矣喻賢者衰謝也　錯厲石也禹貢有

礊錯治礊用之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上章聲聞于野野之人知之此言聲聞于天亦既升聞在上矣　魚在于渚猶賢者出矣或潛于淵言又將去也　穀惡木也易生之物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　論衡曰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為軸商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為變怪　首章言其下惟蘀第歎賢人凋謝耳此言其下惟穀則所進用者無非小人又不使無賢人而已　王符云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以賤理貴者可以攻玉較為錯又進一層

愚按鶴鳴二句喻賢者不可見徒有名可聞而已魚潛二句比難進易退見幾則去之輩皆未可強致也王政既衰賢人不出老成凋謝朝廷虛無人矣維檡敗葉也維穀惡木也所存秖此猶足以為國乎他山之石質理麄頑雖非賢比然可以為錯可以攻玉焉賢者不可得庶幾得此猶足以勵世磨鈍乎

鶴鳴二章章九句朱子以為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疑脫二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　序曰刺宣王也鄭以此詩之作在戰于千畝而敗之時　周語宣王二十

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而晉穆侯以千畝之戰生桓叔命之曰成師則諸侯之師是時皆從也諸侯之師無恙而王師獨敗以勤王之不力耳故恨而責之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朱註賦也毛傳鈌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云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馬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　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言我乃王之爪士為王閑守之衛何以見使從軍與羌戎戰而敗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于王爪牙之士　董氏曰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今有四方之役調兵諸侯故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略見于經可考也　自宣王廢魯嫡立庶以成魯亂諸侯不睦于王室或不奉調　調亦不為力戰故屢敗焉

愚按轉移也謂諸侯敵王所愾執殳前驅皆諸侯之師也爪牙之士衛王之左右而已今反移以冒鋒鏑而侯國之衆坐觀成敗則祈父之所職謂何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爪士虎士也周禮虎賁氏其徒有虎士八百掌先後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註云舍王出所止宿處也以其宿衛故以士名　又司右與虎賁連官虎賁掌虎士司右掌勇士

愚按爪士即虎賁所掌之虎士也前章爪牙即司右所掌之勇士虎士以為宿衛勇士以備車右之選今荷戈從征皆失其職矣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亶實也謂已之吏端以告祈父漢不勳念是聽若無聽也故以實不聰誣之　毛云尸陳也熟食曰饔

呂氏曰越勾踐伐吳令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祈父之不聰謂此法汝獨不聞之乎驅予以就死地而使吾親有救水之勞也

愚按宿衛之士大抵皆死事之孤漢時所謂羽林孤兒軍是也故尸饔之念獨念其母

祈父三章章四句

愚按宣王承周室衰頽之餘赫然奮武遂成中興之業如六月采芑江漢常武之師不一而足其時

王既勤政又有吉甫方叔召虎輩為之將故師出功成晚年政既衰矣老成凋謝而且猶用兵不已所致敗如竹書所紀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國語王二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殆亦漢武帝窮兵黷武之流亞也為此詩者亦冀其有輪臺之悔心歟似非專譏諸侯之不用命也

白駒 序曰大夫刺宣王也 鄭云刺其不能留賢也

愚按王室政衰賢者爭思潔身以去亦有不能去者于其去也繾綣難別亦猶東門之祖送也既羨其去又望其去後之爾音則詩人欲去不能去之情言外隱然所以諷朝廷者深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于

焉逍遥

朱註賦也毛傳缺　場圃也說文云田不耕者嚴氏云穀始生曰苗草之類始生亦曰苗　縶說文亦作馬絆馬足也維繫也　永長也得賢人與語則覺此日之長

愚按託言白駒之食場苗而欲縶維其駒以留伊人蓋詭辭也于焉逍遥羡伊人之解職而逍遥游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于焉嘉客

藿爾雅云莔鹿藿其實莥本草云味苦苗似豌豆人取以為菜亦微有豆氣或以為即豆葉也

愚按嘉客喜伊人之去官而為我嘉客也意必伊人臨去而同志者邀之飲餞于家故以嘉客稱之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賁然光華之貌　宋人經義云以爾為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為侯則謹爾侯度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蓋為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為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

愚按賁然之來明為言別而來因設言使伊人在位為公為侯安得有逸豫之期而來過我乎今既得優游矣猶當慎自保護毋乖衛生之節既已行遁矣須勉初終毋復萌出山之志朋友同志規誨如此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愚按此章為臨別之辭謂伊人此去匿影空谷不惟人不可見併白駒亦不可得見矣飼以生芻以志別駒之意所以代苗藿謝縶維之譬也因駒去空谷益見伊人不緇不淄此德于玉也隨即囑以入山之後時以起居相聞毋以我身邇未去鄙非同流而有疎遠之心蓋以伊人之隱遯為高絕不冀其復出王室之事大可知矣

白駒四章章六句

鄒氏以為餞箕子之詩謂殷人尚白凡殷人皆白馬白駒此詩當在陳範後遯荒之時留之不得而作也

愚按箕子避地朝鮮周從而封之箕子復來朝周過殷故墟作麥秀之歌殷之遺民聞之莫不流涕其或朝回有送別之作而此詩殊不類也

黄鳥　序曰刺宣王也　鄒氏云民不得所時政使然詩人託為民言以諷王也始

以故鄉失所而來今又以此邦失所而歸故
自託于黃鳥非以黃鳥為刺刺病黃鳥者耳

黃鳥黃鳥無集于榖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羅氏云黃鳥性好雙飛故鸝字從麗所謂鸝必匹飛鶻必單棲故重言黃鳥也　榖惡木也

幽州謂之榖桑或曰楮桑皮斑者楮皮白者榖　羅氏云古者不以粟為榖名但米之有浮榖者皆粟也

愚按無啄我粟是勸黃鳥擇木而棲無以粱粟之戀久集惡木而不去明已之即去此土而還故國矣　榖善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劉向以為桑猶喪也桑穀俱生謂之不祥上章言穀此言桑其醜可知　不可與明言不可與分剖是非耳　鄭云明當為盟盟信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栩即櫟也　羅氏云木不出火惟櫟為然莊子言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去之不顧曰散木也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　三舉木之惡者皆鳥所不宜集以見此邦之必不可居也

愚按人聚居一室與宗族父兄視猶路人及流離異國而人心叵測觸處畏途然後見宗族與諸父諸兄之可依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郝氏云二雅皆朝廷獻納之詩小雅若此篇之類託民風以諷上故

為小雅大雅則専言
君徳所以與小雅興

我行其野　序曰刺宣王也　朱子謂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䘏故作此詩

鄭氏云民適異國則流離失所矣依其昏姻而不見收䘏上所以教民睦姻任䘏之行安在故序謂之刺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朱註賦也毛傳缺　樗惡木也言樗雖惡木其下尚可借庇而我見棄于昏姻則惡木之不如也　畜有止義亦有養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

歸思復

毛云遂惡菜也 鄭云牛蘈也陸氏云今人謂之羊蹄菜 似蘆菔而葉長色赤一云似蒿苣而色深夏中即枯

愚按宿止也暫托宿而已非遂為久居之計也而亦不見容曲盡富人之惡態與貧親望門投止之苦趣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葍當也 陸氏云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溫噉之饑歲蒸以禦饑按此即俗名老鴉蒜 遂與葍皆惡菜猶可時以療饑而昏姻反不足恃如此

愚按舊姻世戚也新特謂姻之始締者蓋特起之家也世亂反常舊族零替而特起者富厚故往投之而為其所棄乃自悔其舍舊而求新也言我之此來以姻也不以其富也而跡似之新特不足論徒使我自異于舊姻耳蓋深悔其來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王氏云先王躬行仁義以導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卹六行教民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于是乎有不孝不義不睦不姻不任不卹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斯干 序曰宣王考室也 孔云按顧命成王崩陳器物于路寢云脩之舞衣大

貝鼖鼓在東房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西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曰左右房者鄭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周公制禮建國土中其明堂寢廟皆在王城為之鎬京其留都也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承先王之宫室也及厲王之亂故宫廢毀宣王重建一依天子之制故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毛傳興也朱註賦也　秩秩有序也干水涯毛云澗也按韓詩考槃在澗作考槃在干　幽幽之為言窈也深而又深故曰幽幽指所面之山即終南山也　竹苞松茂皆表此地物色之美乃枚舉之辭其云如者

猶云孰如之也　兄弟謂同姓兄弟之國也　鄭云猶當作瘉瘉病也言骨肉相愛好無相詬病也　朱云猶謀也言兄弟相好而無相謀皆頌禱之辭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似嗣也鄭云妣先妣姜嫄也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此章言宗廟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職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于祖故知是姜嫄也　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註謂天子七廟通姜嫄為八廟廟一人故奄八人　室與宮皆為所居之通稱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　百堵槩舉之也以其為宮室堵墻故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則又特于百堵內首指宗廟而言　何氏云廟在朝之左與朝皆南向其內則南其戶其外之通于朝者適在廟之西故

曰西其戶今朝內太廟制可見居處笑語皆主妣祖而言禮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是也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首二章主垣墻言中二句兼棟宇言　鄭云約縮板也椓謂搯土也搯者以手平物之名　築墻者每束一板必以二長杙貫其兩端使不動搖所謂閣閣也椓築也孔云如椓杙之椓謂以杵築之也橐所以盛土以非一橐故曰橐橐　朱註閣閣上下相乘也橐橐杵聲也　除亦去也鄭云其墻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其堅緻則鳥鼠之所去　朱註芋尊大也　芋本作蕷通作預取豫備之義主廄庫而言廄為畜牧之所庫則財用所藏風雨鳥鼠最足為患故特言之此章言次作廄庫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以下三章始言作所居之宮室此章則路寢也跂通作企釋文云脚跟不着地翼翼如論語所云翼如之翼也人舉踵則踈臂翼如如鳥舒翼堂既高而體勢方嚴故有此象　棘歐陽子云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革本作𩌏急也鳥隼之屬謂之革鳥言其急疾也此以簷阿軒翥之勢言簷是屋之前後正簷阿是棟邊飄出之側簷也　翬雉名爾雅云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呂大臨云覆以瓦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騫舉也　如鳥斯革以言其勢之騫舉如翬斯飛以言其文之璀燦　躋陞也周制天子堂九尺以堂高言故曰陞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此章言小寢也在路寢之後亦名燕寢　殖通作直自堂下至門謂之庭庭與門相直曰殖殖者合路寢

燕寢之庭而通言之也　覺通作梏禮記緇衣篇引詩有覺德行作有梏德行可證　按梏械也楹謂之柱柱孤立無依賴衆材交　持其端使不得動漢栢梁詩柱枅欂櫨相支持是也　楊森曰易稱何校校亦械也于覺音更近當作校　正謂正朝之所指路寢也百官聚集之地重言噲噲　人衆而聲氣雜也　冥說文云幽也爾雅云幼也幼幼通作窈指燕寢也君子休息之所人跡罕至重言噦噦屋深而響逆也君子攸寧專承其冥一句而言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莞本草云楚謂之莞蒲蓋蒲之細者可以為席　鄭云竹葦曰簟所以覆席也　孔云以常鋪在上宜用

堅物當是竹簟

愚按北地少竹簟多以葦為之下莞上簟皆寢具也此章承上章君子攸寧而言因紀當日獲夢之異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二寢字皆謂卧也非燕寢之寢熊羆生男之祥而與虺蛇同夢宣王所生之男即幽王也虺蛇其龍漦之徵乎乃同入新宮之夢固知亡國非偶然也彼大卜安能知之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朱註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　祥猶兆也徐鍇云祥之為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語之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

芾斯皇室家君王

此與下二章皆未然事因夢而預卜其將然亦頌禱之意也　床說文云安身之坐也　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棫樸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　孔云王子孫當為君而言臣者王肅所謂無生而貴之理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　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黄朱朱斯皇者朱色而雜之以黄諸侯之芾也　室家一家之内宣王將生之子或且為天子或且為諸侯皆將佩純朱黄朱之芾

愚按衆子為諸侯以君稱嫡長為天子以王稱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鄭云臥于地卑之也女子法地以示天尊地卑之義非賤之也 裼褓也孔云褓縛兒被也詩詁云男子衆之出其手示有志于四方女子裼之幷手足褁之示無外務也 瓦紡磚也 曹大家云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 非違作誹訾議也左傳云有儀可象謂之儀孔云婦人少所交接無丈夫周旋揖讓之肄肄也 議語也一曰謀也詒遺作貽罹心憂也 自無非無儀以下預期其長大有家之後其行如此

愚按此雖祝願之辭亦周代教女之家法也教之以此即異日豈有漢唐公主之醜行乎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申培說王者落其新宮史佚美之何氏謂此即古新宮詩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註新宮小雅逸篇考後漢明帝詔曰

下管新宮是新宮之詩後漢尚在何云逸也

愚按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孫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吾意宋公所賦必是此詩之末章咏乃生女子事正為婚姻發耳　朱子亦疑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

無羊　序曰宣王考牧也　鄭云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朱註賦也毛傳缺鄭云爾汝也指宣王也　陸氏云羊性喜羣故于文羊為羣犬為獨也　爾雅云牛七尺為犉又云黑唇犉當是舉其最高大者以言此章先舉其羊牛之歸來者而言其未歸來者則下二章所稱是也　嚴氏云羊不歸而聚則不見其角之濈濈牛不歸而息亦不見其耳之濕濕兩言來思皆所以見牢之成也　濈　毛云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而動其耳濕濕然　濈說文云和也王氏云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　陸氏云牛之為物病則耳燥安則潤澤而和　先言羊後言牛者羊躁進競前又其性畏露每歸常先于牛君子于役爲稱羊牛下來是也

愚按羊性喜羣羣必有長長居衆羊之後莊子云牧羊者視其後者而鞭之鞭其長也長趨則衆羊皆趨矣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阿山曲也訛通作吪吪將覺而動也或云將覺有聲氣也　前章言羊牛歸者自歸不俟牧者之牧也此言其未歸者種種自適如此牧乃次第驅以來歸爾牧即牧養牛羊之人與末章牧人不同彼乃官名統此牧者　蓑笠皆雨具何者以為備也笠兼以禦暑日向夕則笠亦無所用故皆云何　物為毛物與比物四驪之物同　齊其物色而別之每物三十隨所用之牲無不備矣　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具備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此章再言爾牧牛羊多則牧亦多故複舉之也上言來思是方歸來之時此則已歸至于所矣　鄭云言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歸也麄曰薪細曰蒸　又言爾羊來思此是續歸之羊即前章所言降阿飲池或寢或訛者專以羊言羊多于牛也矜矜者陵矜不讓兢兢者兢先爭歸此羊態也陸氏云矜矜言羊之受牧人也兢兢言羊之畏牧人也騫虧也崩羣疾也皆耗敗之意按羊疾則盡羣而死　升升入牢也畢來兼牛羊言以牛隨羊從而至故槩括之至是而一日之牧事畢矣

愚按此章描寫牛羊馴擾牧人收放直是一幅太平畜牧圖宣王之治于此極盛而王之志從此荒矣史稱漢武初年國家無事財用富足因之窮兵黷武萬里蕭然盛極而衰固其勢也宣王晚年勤兵不息至于千畝之敗王業遂衰讀無羊知為盛之終衰之始矣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上章言牧事有成物各得所將時和年豐故其兆先形于牧人之夢　初見爲衆而忽見爲魚初見爲旐而忽見爲旟皆夢景如此　周禮占夢職云歲終獻吉夢于王王拜受之　維魚鄭云人衆相與捕魚也旐旟所以聚衆也按人衆捕魚則所取必廣故爲豐年之兆司常職云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鄉遂所建旌旐旟今皆入夢則鄉遂之衆咸集故爲室家溱溱之兆言生齒殷盛也

愚按魚陰物也衆化爲魚中國將有夷狄之禍其大戎之兆乎牧人心不關乎治亂而旐旟入夢則兵象已早見矣太卜之官占爲豐年溱溱者諛辭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馮時可云宣王雅終無羊隱之哉三百九十濈濈濕濕牧盈而牧人之志亦盈矣衆維魚旐維旟盈之感也太卜雷同獻諛豐年溱溱何以稱焉太守晉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之埒于二王也其鮮終哉 按毛傳自鴻鴈至無羊十篇為鴻鴈之什

節彼南山 序曰家父刺幽王也春秋魯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維時距幽王之卒已七十五年當是家父後也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雲漢序曰仍叔美宣王作而春秋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以世考之遠不相及則仍叔亦非彼仍叔也春秋時趙氏世稱孟知氏世稱伯猶周世虞仲之後亦稱虞仲皆此類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毛傳興也朱註同　節通作巀徐鍇云山之陬隅高處曰巀　巖巖積石貌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太師竹書幽王二年錫太師尹氏皇父命即其人也　憂心家父自寫也如惔心如火熱也　不敢戲談言不敢以談為戲猶云不敢不以正告也下言國運將終正是正告之語　斬斷也謂國祚中斷也監通作鑑誠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實滿也猗猗也謂山中卉木叢生則交加相猗孔云草木之生而云山者山出雲雨能生草木故也

薦重也瘥病也謂天怒而重之以疾疾禍亂甚多而死喪甚弘 民言無嘉朱註人怨而謗讟其上鄭云天下之民皆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憯朱註曾也說文云痛也時事如此尹氏略無懲艾之志嗟嘆之聲此家父所以痛心也

愚按詩意專刺政之不平周室大亂由當國者非秉均之人偏黨徇私政事失平故下章云式夷式已又曰君子如夷又曰既夷既懌又曰昊天不平抵望其平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公羊傳云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按宣王時吉甫稱氏其後見于春秋經傳者多稱尹氏則尹氏世執權于周亦若漢大將軍霍氏秉政專權特氏之而不名也

王應麟曰春秋于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于景王之殁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危國也　徐鍇云天根也天文角亢下係于氐若木之有根故名為天根　毛云氐本也謂政本也　朱子云均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秉國之均言持國之平猶商相名阿衡亦謂天下所依平也　毗輔也弔恤也天方薦瘥而尹氏不恤故曰不弔昊天我師以大師之官言　嚴氏云非其人而處其位與無人同故謂之空

愚按尹氏吉甫之後太師三公之首開口一語欲省尹氏當顧其家聲思其官職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朱註王委政于尹氏尹氏又委政于姻亞之小人不肯躬親王事庶民所以不信服也　夷平也謂當平其心視所委任不當者則已之毋為小人所誤至于危殆其國也　鄭云殆近也無小人近猶云無近小人　惟當事者持平則小人自不干權而姻亞亦平敘以進不至私以高爵厚祿矣

愚按弗信謂不信其所委政之人尹氏信之而民弗信也因民之弗信遂焉言無可委之人亦惟爾弗問耳弗與仕耳勿誣朝廷遂無君子也　姻亞之膴仕皆由小人以之獻媚而固寵也不惟殆及國家將來亦併殆及姻亞倘不用小人使姻亞官所應得之官乃所以安之也則字承無小人殆來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上章望尹氏之退小人此章望其進用君子也毛云傭均也屆至也闋息也說文云事已而閉門為闋惡怒為惡而至于怒也言若進用君子君子至則民怨望之心息矣君子用則政自平而民之惡怒違矣違者猶言自違其初心

愚按計功取直曰傭小人居高位猶無功而受厚直也惠順也君子退而小人進謂之不順稱昊天者天意不以為傭不以為順故降此窮極之訩亂降此乖沴之大災上章所云薦瘥是也時必有累年災疫民心洶洶思亂計惟用君子可以救之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承上章言昊天之示譴如此而仍復不恤則亂正未有所止也亂之始生如月之哉生明漸以至于盈俾民不寧言人人皆有亂心矣酲病酒也憂心如惔如烈火之乍然不可忍也憂心如酲如宿酒之不醒不可解也誰秉國成怨而問之問尹氏也王以國付之尹氏而尹氏任用小人不自為政前章所云弗躬弗親是也民受其害亂將作矣

愚按不曰百姓必亂而曰卒勞猶云終必勞百姓為亂耳巧語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凡駕四壯必加衡軛于頸上故以項領言

愚按此章言諸侯背叛號令不行雖有四壯之項頸整齊可觀而行無所之豈復如向時周道之倭遲容

其騑騑駸駸者乎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此章言民心無常惟上所名爾指尹氏茂盛也茂爾惡自下視上之惡為日盛一日也相視也矛字屬下言言視爾所為使人刺心如矛之欲挺矣倘上能反于公平則此惡怒皆轉為和悦虐我則仇撫我則后

其報如賓主之相醻酢必不爽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不平不寧承前章語而申言之惟師尹之不平以致昊天之不平言天怒也俾民不寧以致吾王之不寧言王危也種種禍亂皆由不平之造猶不自懲其非反怨人之規正爾者何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訩即凶也究窮也言欲窮王室未然之禍而言之以儆當事訛卧將覺而動也畜養也盖欲呼尹氏之夢使覺改心易慮以畜養此萬邦之民也　呂氏云篇終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曰誦　誦說文云諷也周禮註云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　鄒氏云其詩諫尹氏而非諫王故不嫌自稱其字　王應麟云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訩與寺人孟子作為此詩皆刺詩以名著者也為吉甫易為家父孟子難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左傳魯隱公五年桓王之二年也曲沃莊伯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又桓公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則桓王之十六年也何氏謂尹氏家父皆為桓王時人

愚按此家父竭忠王家不憚以身嬰權臣之怒鳳節矯然若春秋時聘魯之家父為天王求金求車曲拘王命魯無一語以爭之以彼當此不倫甚矣

正月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季平子曰止也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蓋以四月為正月即周之六月也 竹書紀幽王四年夏六月隕霜即此詩所謂正月繁霜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朱註賦也毛傳鈌顔師古云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 洪範謀時寒若急恒寒若以聽屬金金主寒謀者聽之用急者謀之反故有恒寒之異訛言繁興王聽不聰之應也 訛偽也真氏云以是為非以非為是 蘇林云將者甫始之辭謂其所傳將日盛一日也 毛云京京憂不去也朱註大也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京數之極多也 癙痒皆病也

愚按訛言屬諸民非讒言也蓋言不知所自起猶妄言也意必廢后奪嫡之謀雖尚未行而外已竊知之民巳傳之猶熒惑之下為童謠 若或使之者士君子聞而不忍信故斥以為訛言也 痒瘍同義亦作癢

鼠潛穴內不敢見人已之小心畏謹似之而念及國
事則所憂者又不能自已如皮膚之有瘙欲不抑搔
之而不得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
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瘉病也莠醜也愈愈益甚也　嚴氏云人窮則呼父
母父母生我豈使我病乎適當其時不先不後是我
生之不幸也　好言誇詠之言莠言害正之言莠
害苗草也曰自口者為毀為譽惟其口之自出也
愚按詩人無所歸從而歸從于父母之生我非時生
我適以病我也小人輩好醜自口彼方譸張得意而
我憂懼益甚愈愈者益甚之辭是以有侮侮非必嫉
害之也小人以君子之深憂過計為迂濶相與戲狎

之耳不但莠言是侮即好言亦是侮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幷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周禮註云人無兄弟曰惸孟子通作煢惸惸是獨憂之意　無祿猶言不幸左傳無祿獻公即世是也

辜罪也幷相從也　朱註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爲臣僕箕子謂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是也

毛云富人之屋烏所集也　何氏云玩于何從祿之語則能祿人者必在權門上文言無罪之民遭此訛言孔將之世惴惴焉莫必其命將來必盡皆服屬于權門爲其臣僕庶可自免下言小人趨炎附勢奔走求祿亦必盡萃于權門如烏止于富人之屋以求食也

愚按管子云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烏易合亦易散也小人趨附勢利大抵如此 此痛國亡被虜不知臣僕于誰氏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中林林中也鄭云林中大木之處而惟有薪蒸耳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衆小人

愚按此章言小人之害勢必使賢者俱盡如中林之木將來皆為薪蒸聽其斬刈而已生今之世者寧不殆哉以今視天之于善惡若夢夢然者豈知人之報應一定不爽特此時天猶未定耳猶云時未至也孰謂人可勝天哉尊之為有皇上帝謂其至公無私也善則降之祥惡則降之殃一聽人之自取果誰云憎

乎蓋深恨小人無可奈何而望天之主張也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此言王之信訛言而棄老成史伯所謂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去和而取同是也夫山非不高也謂之為卑另求所為岡陵猶謂舊人不足用而以新進之小人為賢也故老雖在徒訊占夢而已而是小人者遂皆自以為聖也周語衛彪傒曰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慆淫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為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正謂此也歐陽子云凡禽獸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别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别

愚按此烏與上章集屋之烏同指小人皆羣然為利來者也雌雄莫辨其識趣鄙陋無以相別猶云如一丘之貉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局曲也蹐累足也倫道脊理也　鄭云局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淪陷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

號說文云呼也

愚按斯言即指訛言號者大言不諱也其言皆有倫有理一一可據非漫說也聞者既莫之懲而此新進之人為虺為蜴猶爭以毒螫相尚亦胡為哉哀我人斯指受害者而言哀今之人指害人者而言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山脅曰阪菀茂也鄭云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謂昏亂之朝而已挺然而特立首章所謂念我獨兮是也扤動也謂動搖之也鄭云天以風雨動搖我如將不勝我謂其迅疾也承上文有菀其特來使不得成其為特也歐陽子云天之扤我君子居危世推其命于天也鍾惺曰士居亂世拚一去位不仕耳讀此詩乃知亂而可去猶士君子之幸也

愚按小人竊柄其始必引用一二正類以為標榜所謂彼求我則也賢者或耻為所引則早辭盛禮以致之所謂如不我得也究竟何嘗見用徒羈縻之而已非留我也執我也外為氣類實為仇讐而仇之亦不

甚力進不獲用退不得去此正杌陧之事杌者摇動之而不拔其根所謂死活不得耳伹恨墮其術中無可奈何而歸其咎于天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正正月也厲與沴同當正陽之時而有繁霜之異所謂厲也　朱善曰桀亡于妹喜而天下遂為商以有湯代之也紂亡于妲己而天下遂為周以有武王代之也幽王亡于褒姒而天下不易姓以惟有褒姒以滅之而無湯武以代之也此以見天之未厭周德而幽王秖足以滅其身而已

愚按周語史蘇謂褒姒與虢石父比逐太子宜臼而史記亦稱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以為卿用事

然則訛言之興由二孽也蓋主之者褒姒翼之者石父故詩人推本言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承上章言宗周雖未滅亡其究竟必至于此有遠識者宜長存此懷也此一語截住為開口唱歎之辭又窘陰雨辭義在其車既載之下謂車既任重載而行則泥濘而車易以陷既字與又字相應古文故多此倒句法也　其車既載指王所任國事之人陰雨指危時也　孔云考工記車人為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　張文潛云輔之為物有功于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謹輪輻僕在前馬伏軛而輔不至則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憂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天下

之物固有不相有而相須不同域而同成者豈獨輔也哉　王氏云唐太宗敗于高麗乃思郭元振玄宗蒙塵入蜀乃思張九齡不用而思之晚矣

愚按載輸二字連讀載輸者載諸車以輸諸彼也爾載者車所載之物也其車既載載必俟輸所載訖而後載之事始畢值陰雨而棄輔猶棄載也臨危難之時始呼伯以助亦無及矣伯者何即終其永懷之輩也至此時而呼伯始知爾僕不足恃也與下章語氣呼應　乃棄爾輔二句作一氣讀將伯助予另一句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輪輻皆車中所有所以輸政輔則車外之物所以踰險　員益也屢數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

愚按員于爾輻言車所任者輪輻輔雖不足任而亦不可棄也留以扶危出險為爾輻備員可也猶備數也屢顧者自詩人顧之謂數視爾將車者必有覆敗之患不能輸爾載也輔既棄矣將車者復非其人前路更有絕險當踰危亡立見曾不以是為意乎爾僕以比當時用事即號石父之流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愚按承上章言國事之危如此君相曾不以為意吾人雖在事外終亦與之同盡而已魚在于沼其生已蹙亦猶釜中游耳有何可樂雖匿于極深之淵安所逃于網罟之患憂心慘慘一身不足恤惟念虐及宗社耳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彼指小人也洽合也二人為从反从為比相與密也毛云云旋也按云即古雲字其文象周旋盤薄之形

愚按承上章言我心雖憂小人則樂日有旨酒嘉殽與其鄰近歡洽親比而瑣瑣姻婭之輩往返盤旋置國事于度外其慇慇懷憂者獨我一人而已念我獨兮與首章應謂人皆不憂而已獨憂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佌佌小也蔌蔌陋也　李氏曰衰亂之世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若一時之虐政富者猶可以勝其求貧者益不堪也

愚按佌佌者何皆蓬蓽而今且有屋矣彼者同輩相羡之辭蔌蔌者向惟藜藿而今且有穀矣方者此人自幸之辭承上章言小人不特酒食徵逐而已終日經營為問舍求田之計其所以有者不過虐此民耳傷哉今民惟天蔫瘥天既夭之此輩復虐政以椓之民生盡矣末句言富人之猶可勝所以重惸獨之可哀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朱子引或曰此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劉公瑾淡然之謂使宗周未滅

褒姒方寵詩人之言未應指斥如是　季氏云此詩憤世嫉邪不避忌諱自後世論之鮮不蒙禍而當時敢于直言如此類者皆得免焉豈非先王立采詩之官本欲得人憤鬱之情以觀國政之闕失言雖誹謗而不以為尤故凡情之不得伸者皆因詩而達文武之澤所以沒世不忘也

愚按大雅瞻卬之篇其激切不諱亦然蓋凡伯作也老成憂國故言之無忌此詩疑亦出其手篇中曰念我獨兮蓋宣王時舊人盡亡惟已獨存耳或喪亂之後此詩始出亦未可知

十月之交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鄭以為刺厲王作節南山刺師尹此篇譏皇父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　按竹書紀幽王元年錫皇父命二年涇渭洛竭岐山崩三年王嬖褒姒冬大震電四年夏六月隕霜五年王世子宜臼奔申皇父作都于向六年冬十

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其事與此詩及正月之詩合何氏云皇父以幽王五年作都于向而鄭桓公至幽王八年方為司徒正是皇父徂向後故以友代之耳　此詩與雨無正同為一人之詩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朱註賦也毛傳缺　鄭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按詩有夏正有周正　如七月篇皆夏正也詩云十月即夏正建亥之月如鄭說作八月則是秋分左傳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是則八月日食未足為災　孔云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　沈括云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為四月不

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詩歲月陽止十月也正月繁霜與十月日食二者先王所惡也蓋四月純陽不欲為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也　蘇氏云四月純陽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十月純陰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　交日月之交會也孔云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除故云交會朱子謂晦朔之間　按會與交不同會但同度而已交則同度又交道也會不必食而交則食歷家所謂交會也此詩特以交言　來斯行云唐虞之時歷象已極詳密獨日月之食缺而不講良有深意後世推算預定視為固然戒省之意蔑如矣　宋徽宗時下詔言此定數不足為災異古人以為異者皆不曉歷之故故宜具以天下不足畏也　鄭云微不明也謂日月被食而不明也彼月而微意前此必有月食之事今又日食所謂日居月諸胡迭而微也　管子曰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則日月之食皆宜為災

愚按詩自七月外未有用夏正者先儒以十月為夏十月陽月也日食非陽月不為凶下文日月告凶則月食豈為凶乎詩人以日食月食川沸山崩𤇆𤇆震異並舉而言豈拘拘于陽月非陽月乎且六月隕霜何以指為四月

言正月繁霜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鄭云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與度也不用者謂相干犯也 凌濛初云告者天不言以日月示之也 王室失政則四方綱紀俱壞故云四國無政

左雄云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閻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綜深谷為陵故其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愚

維其常者言既視之為常事矣日食則非常事也臧

善也于何不滅喚醒之辭班固所謂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爗爗震電貌震雷也　陸氏云電與雷同氣發而為光　山頂為冢鄭云崒者崔嵬也言山頂崔嵬之峯令皆崩落是君道壞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　此承上二章因十月之日食而推及于前此之月食又及雷電崩竭諸災異皆追述之辭非同時事也意以昔年天變頻仍如此胡不少自悛改而復致十月日食之大變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

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 李氏云稱氏者由世族而進也稱子者年尚少也 竹書載宣王二年錫太師皇父命又載幽王元年錫尹氏太師皇父命糸尹氏于皇父之上所以別于宣王時之皇父耳 孔云卿士謂卿之有事左傳鄭武莊公為平王卿士杜預註王卿之執政者 鄭云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于朝皇父則為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 天官註云以百官總馬謂之冢列稱于王則稱大按漢書古今人表稱太宰家伯 禮天子之妻曰后不言后而言妻不予其為后也

愚按司徒當在冢宰下膳夫趣馬皆士職當在內史師氏之下而序于上者亦因當時權勢之

輕重而次第之也　處安也七子恃褒姒為輿援褒姒以布七子為羽翼互相鼓煽虐焰益張自以為根株盤據久安無患矣自識者視之正如燕雀之處堂母子相安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至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鄭云抑之言噫也疾而呼之之辭焉　孔云汙者池渟水之名萊者草穢之名戕殘也謂我非殘下之從上惟上所使禮實當然言文過也　彭執中曰三代之君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必登進厥民而告之故云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愚按不時者必非興作之時不敢怨其不時但怪其不先告以遷期皇父以親寵封于畿内既封即築都邑驅其邑人往居故邑人曰為我作也遷民之時先毀其舊居之墻屋而世授之田亦使抛之而去民情不忍故述其情呼而責之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向地名在東都畿内左傳隱公十一年桓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共十二邑向在其中忿生周初人書所謂司寇蘇公者向本其食邑後復歸于王故幽王以之與皇父而桓復以之與鄭耳　鄒氏云向在京都畿内此時周都西鎬皇父總集朝權舍此徂彼豈見西戎方强王室方騷自知負天下之怨而潛挍蓄以

自固耶且如鄭桓公亦賢司徒也懼周難之及謀何所可以逃死乃東寄奴與賄于虢鄶蓋當時諸侯皆有鄙塢之營而皇父實爲之倆也 憖爾雅云強也且也鄭云心不欲自強之辭也皇父播棄黎老不肯勉強留一人于朝以衛天子蓋所用者多藏則所棄者故老趣向使然也

愚按皇父徂向亦知煽方處者之不可以久處也其自爲謀也頗有先幾之見故詠之曰孔聖詩人早窺其心矣 皇父既出居私邑而所選擇爲王朝三事之官留以輔佐天子者皆貪墨多藏之人意其人亦以賄得官耳史稱虢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立以爲卿士國人咸怨皇父所擇者即此輩也 皇父既盡室以遷又擇徙富民以實新邑視去王國棄之如遺矣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嚻嚻下民之孽匪

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皇父輩既棄王以去一二留居王朝者勉力以供王事此自臣子常分敢言勞苦乎而無如讒言之難防也囂囂謂口衆也無罪無辜泛指被讒之人憂已亦將不免耳　鄭云孽妖孽謂相為災害也　噂說文云聚語也沓朱云重複也　鄭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讒人之態如此　職競由人與匪降自天相應蓋此害人之孽天偶然生之極力成之故曰降之自天而曰主之由人　通論云孽櫱也罪人之女沒宮得幸于君有所生若木既廢而生枿故于文子辥為孽童妾感龍漦而生褒姒褒姒姁得之因以贖己罪而納之于后宮所謂孽也　何氏云方王嬖褒姒之初使在朝同心合辭悉力諫止必不至釀成廢立之禍由皇父輩陰相比附具聚譏于上前者無非醜正毀直之語使忠言不行故王惑溺不悟也如唐

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竭力爭不可李勣許敬宗反詆正論為異議以成唐室之亂此所謂噂沓背憎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痗病也羨餘也猶言寛也

愚按此章思歸鄉里不能得去而亦不忍言去也悠悠言道里之長痗者思之至于病也四方甚寛何天不可飛乎同朝僚友大半先幾早去足以自適我獨繼繼于此日以憂國為事居憂猶云止于憂也即同朝有不去者亦與世浮沉以圖自便耳我獨盡瘁不肯休息我友未嘗不笑其不達天命也然念國事至

此食其食者當事其事明知憂勞無益而我終不敢傚我友之自逸所以思故里而不忍言歸者以此

我友僚友也泛言則為民斥言則為友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按漢人譏女寵之盛多以褒閻為戒豔閻通用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顔師古註亦謂此詩刺厲王淫于色皇父之屬因嬖寵而為官政化失理故致災異鄭氏則以幽王時司徒非番為刺厲王之證

愚按若厲王時別有閻妻則當序閻于襃之前不應先襃後閻也且厲王若因豔妻用事以致亂亡國語史記不應沒而不見而竹書紀幽王事與此詩種種相合其為刺幽王明矣

雨無正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衆多如

雨而非所以為政也鄭云刺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 王馮時可云雨無正之篇不刺王而言天不指天而稱雨其稱名也隱其慮患也深 鄒氏云詩人慨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又曰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其為暬御所作無疑 何氏謂與十月之交篇同為一人之作是時經營出都為鄘塢之計者不獨皇父一人如司徒冢宰皆正大夫也若仲允棸子蹶楀之流則所謂三事之大夫莫肯夙夜者也 上篇因災異頻仍而作此因戎饑荐臻而作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朱註賦也 毛傳缺 駿大也亦取馬行疾速之義與疾威疾字相應 德惠也喪死亡也下章所謂戎成

不退也饑饉下章所謂饑成不遂也　昊天仁愛閔下又謂昊天令施德則不駿迭而降威反迅疾若此當思所以亟圖挽回之術乃弗慮弗圖何哉　毛云舍除也淪率也朱註陷也胥爾雅云皆也鋪鄭云徧也　言除却有罪者當死既伏其辜而死無論矣若此無罪乃同遭我饑之禍相率淪陷而死亡略徧也此將然之辭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此章言正大夫恐國亡禍及爭先出都以為自安之計不知若宗周果滅我輩臣子將安所止戾乎　毛云戾定也言無定止也　離居謂遠離京師居于封邑若皇父之徂向也　勩說文云勞也　正長也周

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三事指六卿三事之屬各有中大夫周官篇云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是也　夙夜者早夜在公恪供爾職也莫肯朝夕言不朝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

愚按于時在朝者無仕勞之人去者既得逸矣居者亦惟徇私自利豈有以王事為心者哉故莫知我勞也　此輩既皆莫肯勞者我任其勞彼享其逸庶幾其善我乎今反以為惡也覆出者猶云出于意外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鄭云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　辟言法語之言也讒言高張法語不聽如行遠者迷而不轉茫茫莫測其所至也　凡百指浮沉諸在位者而言王事縱不足恤爾身亦足重也茍敬其身則旻天疾威如此寧

不相畏而泄泄聽之是不畏天也　王氏云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曽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戎兵也謂兵戎之禍已成而計不知所以退饑困之災已成而生不知所以遂憂之迫也　按遂即古歲字言無歲也　暬說文云日狎習相慢也御侍也暬御近侍之官國語云居處則有暬御之箴　曽者疑問之辭曽我為王之左右小臣且憂痛以至于病凡百君子視我所居之職位何如反以國事置之度外耶

愚按用訊者實心訪問必求所以定亂救荒之策莫肯訊者恐犯時政之諱也既不訊人而人有言及者

隨所言荅之而已不自出一語也一聞譖人之言則默然以退惟恐責之及已曲盡鄙夫容頭過身之態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鄭云巧善也不欲悖逆使身舌皆安亂世之言順說為上　孔云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非佞巧也　朱註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也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

愚按此章承上二章謂在上者既不信直言而在位者復不欲人之深言乃自傷其拙直不能言也哀哉言之出于舌適以瘁其躬蓋惡其言即以所言之事盡責之其人故至于瘁也因羨能言之輩隨人意旨如水流旋轉無滯國事雖危躬則處于休矣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此章自言其去往兩難也　鄭云棘急也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以此二者也　按使猶用也不可使謂時政不可用猶云使不得耳衆人皆云可使而我云不可是違功令而得罪于天子矣衆人皆云可使而我亦云可使是雷同附和以從王之欲而見怨于朋友矣此朋友亦是正流而見幾先去者前篇所謂自逸也我友也

愚按云不可使猶之三事之大夫莫肯夙夜自謂不足以供仕使也天子雖不加罪而揆以臣子之大義豈不得罪于天子乎亦云可使所謂維躬是瘁也同官之僚友又咸相怨忌以為適形其短進退不可此

謂孔棘且殆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朱註爾謂離居者　毛云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詩人勸其遷還而以王都無室家可居為辭其人亦存憂國之心至于鼠思泣血鼠思者心憂而身匿也泣血者不敢出聲而飲泣也疾者疾惡也所言無非疾惡之言特身不肯出耳乃托辭于無家焉爾還無家則昔之爾出寧有室耶出既能作室則還何患無家固知未有家室為託辭也

愚按此詩與十月篇所識不同此篇識者非皇父輩也即所云自逸之我友潔身遠引者故曰正大夫非

指皇父一輩小人也小人亂國正人爭去國事其誰賴乎篇中無刺王語人心如此即所以刺幽王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元城劉氏云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按詩中明有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勤對彼言我其不作于正大夫明矣

鄭箋以為刺厲王之詩謂在王流彘後所作此要泥于周宗既滅一語而有此揣摩之辭也 朱子謂此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小旻之什二之五

蘇氏云小旻小宛小弁小明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

按小東大東亦在小雅何以不名小東而名大東若謂大宛大弁夫子刪之則頌有小毖又寧有大毖乎郝氏云篇目皆作者自名或太史記之大師目之未有二雅先有篇目如蘇說則先有小雅而後大雅而後以詩從之

小旻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朱註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　鄒氏云小旻作于幽王之世與白旻相表裏彼云潰潰回遹靖夷我邦此謀猶回遹所自來也國語史伯對鄭桓公言周之必獘謂其棄和而與剸同猶之聲一無聽色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此正所謂舍臧而用不臧者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卬

朱註賦也毛傳鈌　嚴氏云旻天以仁憫為稱今乃疾用其威使下土徧受其害言災禍薦臻皆人事有以召之也　謀主臣言猶主王言各有所屬觀篇中本文可見　徐鉉云慮一事畫一計為謀猶者猷名性多疑取為熟思覆酌之意　適回避也回適者回轉而避于正道言去正就邪也沮通作阻　卬當作窮窮之為言困也爾雅以為病廣雅以為勞也　鄭云甚病天下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上章指王言此章指小人言　潝潝和同也訿訿詆毀也　劉向謂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潝潝相是而背

君子潝通作歙縮氣出聲也訿通作呰苛細之義具通作俱言謀之善者羣小皆訾議必欲違之其不善者則皆附和而必欲依之先立一從違之幟以贊鼓于君側王之不從而覆用全根于此

愚按具違具依小人黨附雷同使王不得不棄善而從惡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上章言謀此章言猶詩意專責王也虞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綿之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今王心無定見聽熒于不臧之謀雖已靈于龜何益此龜所以厭之而不告其所圖之吉凶也　謀夫孔多言既與臧者謀之復使不臧者亂之是非相奪莫適

所從我龜旣厭正由于此不集者謂龜之神靈不來集也　鄭云謀事者衆訩訩滿庭而無決定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　朱註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

愚按帝王出政貴集衆思惟其合衆是以成一是也謀夫孔多是非相奪無有一是焉能集之若違衆而獨持其是則盈庭之咎歸焉誰敢任之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行路當問于行邁之人向未嘗行邁者而問道問其所不知豈有得哉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程法也猶道也潰遂也　經說文云織也東西其緯曰經大猶是經言取大是非大利害所在圖廻于心

如織者之往來于其中也欲經大猶必先取程先民矣邇言正與大猶相反　桓榮云聽在上爭在下上之人固惟邇言是聽而下之人見上之聽邇言也亦隨有起而以邇言爭邇言者蓋始合終離自相掎角小人情態如此　鄒氏云何猶有臧否之兩端至此則能為臧者咸思卷舌退矣何猶有從違之兩見至此則具是依又相與攘臂起矣纖計小談不勝異指聽者聽所不必聽爭者爭所不必爭國是其何定之有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國以國事言止定也謂紛紜之論未有定止正可就聖者以決之或聖或否猶云豈盡否而無聖哉聖足

以該下四德故特揭言之　淩濛初云言民正見野有遺賢不在諫夫之列者靡膴謂才識豐美者誠不多見然哲謀肅乂之四德或各有其一焉亦可取裁而用也名旻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亦此意也淪水流轉貌謀臧不臧無所分别正如泉流之清淪而至于溷濁也胥以敗言賢人與國與民同盡也蘇氏云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繼之于上則相與皆敗譬如泉水苟疏而通之則淤腐者從之而行苟不疏其源而瀦畜之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矣

愚按國是由小人主張及事壞則君子與同歸于盡皆為小人所累也無者詩人為賢者竊付小人之辭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徒涉曰馮徒搏曰暴鄭云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不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一與他汎指而對舉之辭衆人之慮不能及遠近而易見者則皆知畏之若夫無形之禍遠在歲月則恬然不以為憂此所謂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者也

愚按此篇刺王未嘗不聽言而所聽者細人之言未嘗不好謀而所謀者纖末之計以先民為樸拙以大猶為迂闊是故邇言最易動人主之聽也千古危亡之禍總由人主是非之不明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他也是非之辨介在幾微遂有毫釐千里之判則聽言之際戰兢恐懼曷可已哉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馮時可云此詩言朝廷諸臣瑣尾齷齪謀猶反復君子無所容其身而跼天蹐地故以小旻名篇

小宛 序曰大夫刺宣王也鄭云當為刺厲王孔氏經改序為刺幽王

朱註謂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又云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二章兄弟相戒飲酒

愚按孔謂刺幽王觀第五章言時政苛虐即所以刺王也朱註謂兄弟相戒以免禍時政可知蓋不刺之刺矣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毛傳興也朱註同 宛小貌鳴鳩爾雅以為鶻鳩羅氏云鶻鳩春來冬去備四時之事故少皡以為司

事之官陸氏云一名鳴鳩月令所謂鳴鳩拂其羽是也許氏云鳴鳩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入雲中其勉而飛如此

愚按此兄弟相戒安分勿妄思高舉恐一跌將為父母辱也憂傷者憂其高而危此父母之心也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不至有喪德喪身之患矣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朱註賦也　此章兄弟相戒飲酒也　郝氏云醉人多怒故不醉而怒曰巽酒誥曰厥心疾狠不克畏死惟齊聖之人醉能溫克也　朱善云溫和克勝也溫和以自勝不止能勝乎酒而已　萬尚烈云壹醉日

富者言能謹之于初飲不至醉則末路可持惟一醉焉則具繼也遂日甚一日有不能自禁者酒使之也

愚按各敬爾儀彼此互戒之辭朱子所謂相戒也天命不又猶云大福不再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朱註興也　此章相戒教子孫也　毛云螟蛉桑蟲也即桑工小青蟲也蜾蠃蒲盧即細腰蜂也　董葉翁云蜾蠃負螟蛉埋土中而寄子其身如鷄抱子腹之而使生然其子即蜾蠃之子非以螟蛉之子為子置物于背曰負螟蛉之背有子乃蜾蠃之子也使之負之借以乎化其子耳教子之道日漸月糸俟之自化何以異是　首章微以二人此章感以爾子敬威儀以善身所以繼先人也式穀以教子所以繼吾

身亦所以繼先人也

愚按采之者有所取也負之者使孚化也此非身為之教明當從賢人以為師也師賢人則可以免禍矣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朱註興也　此章相戒及時努力也　題通作睇禽經云脊令共母者飛鳴不相離故取為兄弟之比我日斯邁兄自謂也猶云日薄西山也而汝也謂弟也征進也言弟之春秋方進未艾當勉于自修如下文所云也　徐幹云有進業無退功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

何能穀

朱註興也　此章為相戒免禍之本言時事昏濁法網煩苛易觸禁也　毛云交交小貌歐陽子云參雜相亂之謂　交扈爾雅云竊脂也　竊脂肉食不食粟淮南子云　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　率循也食肉之物循場以啄粟反其常也　方鐵云食脂者而今啄粟無所不取貪之至也是以及于填寡

朱註填與瘨通病也或曰興顛通危也岸作犴獄也按韓詩傳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

愚按兩宜字甚悲填寡之民法所當宥而今陷于犴獄者偏多似惟填寡者宜岸宜獄也上二句刺貪言非所食者而盡食矣下二句刺酷言不宜虐者而偏虐矣亂政如此何以獲免握粟出卜蓋為善不足恃而問之鬼神求所以自善之策也史記日者傳云卜而有不審不免奪糈則知古人以粟問卜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氷

朱註賦也　此章相戒以免禍之道恭人謙恭之人言溫溫恭謙之人雖無取禍之道常懷不免之憂如集于木恐顛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恐墜也戰戰兢兢如履薄氷恐陷也生乎亂世時恐不得免耳荀子云行而拱翼非漬淖也立而俯項非繫戾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欲獨脩其身不以得罪于此俗之人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申培以鳴鳩名篇按左傳趙孟賦小宛則小宛之名舊矣人國語秦伯燕公子重耳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獄河水之篇即碩人鳩飛之篇即小宛左氏第摘其篇中

二字以名亦文家變體也

小弁 序曰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竹書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太子宜臼出奔申此詩當是奔申時所作

弁彼鷽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毛傳興也朱註同 弁通作拚拊手之義鳥之將飛而拊翼似之也鷽雅烏也說文云楚烏也秦謂之雅或作鵶 張揖云純黑而反哺者謂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 嚴氏云鵶烏不能反哺猶已之不能致養是為不孝自罪之辭也 歸飛羨之也烏得所歸而飛不若宜臼被放逐而無所歸也提提為

言舉也羣飛而高舉之貌鄭云穀養也罹憂也凡民為子無不得養其父者我獨所遭如此其故安在遲回自審以探被放之由非謂自反果無缺也愚按云如之何尚思補救之術朱子直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也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上章怨已之不得于親而思慕此章憂親之終棄乎已而自傷也陳式云太子被放不得復至故都回首周道足跡斷絕雖坦途皆化為茂草無路可達此是紀實非比語也謝枋得云事關心者夢亦長吁故曰假寐永嘆憂愁多者少亦變白故曰維憂用老疢如疾首言憂非但能老人又能使人病也

愚按周道坦平之道以喻父子天倫本無間阻今忽生荆棘其間猶周道為茂草阻塞也踧踧不安貌因茂草而踧踧于周道耳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言桑梓為父母所植一望見之尚生恭敬之心況父母乎我所瞻惟有一父他無可瞻也我所依惟有一母他無可依也而忽自睽離乎傷已既為父所逐又其母申后見黜不得瞻父依母也屬說文云連也毛者血之餘離麗也裏說文云衣內也主次膚言謂與衣之裏相親近者也

愚按日月之會為辰所謂月建也我辰安在鄭以為指六物之吉凶是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蜩衆蟬之總名其類不一陸氏云鄒陽柳賦云蜩螗厲響蜘蛛吐絲蓋蟬得美蔭則其鳴益清厲又蜩形大而黑古人啖之禮有雀鷃蜩范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說文云嘒小聲也不一其聲漼深也淵回水也淠動也鄭謂蜩鳴于柳間萑生于淵側物各得其所依彼放之人如不繫之舟漂流何所止乎心之憂矣併假寐亦不可得視前章假寐永嘆憂更深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伎伎舒貌 鄭云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 陸氏云古者麗皮爲禮說文云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旅行麗皮蓋鹿皮也今宜臼出奔子然一身絕無與爲偶者則鹿奔之不如矣羅氏云雊鴝以足相勾雉以頸勾夏小正云正月雉震呴註云震晨之訛也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呴以朝蓋雉當春而雊雌桴粥是也 鄭云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矣 壞木爾雅作瘣木郭璞云謂木病尪傴癭腫無枝條者 殷大白云鹿奔也而留其羣雉雊也而求其雌放逐之人兄弟妻子不得近若無枝壞木也悲哉寧字有怪嘆之意莫之知指王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朱註投兎投人之兎也導之使前進曰先也　劉敞云兎為人所驅急而投人人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兎雖可利以其可憐猶存之也今俗言飛鳥入懷勿殺殺之者不祥　墐毛云路冢也孔云墐者埋藏之名于道旁曰路冢左傳道墐相望是也而言尚或者言雖未必盡然亦未必盡無辭之婉也愚按維其忍之謂君子之執心以忍為其道也涕既隕之謂憂心而不敢哭而不知其涕之自出也此章承上寧莫之知而言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承上章原王心之忍由于信讒而為讒者又非一人此王之所以終不悟也　鄭云醻旅醻也凡醻者無

有不受患愛也舒通作紓緩也苟亦無信苟亦無然所謂舒也究窮也真氏云父子天性之恩太子天下之本王一聽褒姒之讒如受獻醻之爵得則飲之曾不少拒夫讒者之言驟而聽之則不能無惑徐而察之則可得其情幽王惟無愛子之心故聞讒言不復舒緩以究其實而遽加放逐太子所以不能自明也說文云掎偏引也左傳辟如捕鹿諸戎掎之註謂掎其足也釋文云從後牽也說文云析破木也孔云杝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也嚴氏云木附着于本根伐木者既以斧斤伐之又以繩索從其后牽拽之以倒其木使絕離其木根薪本一木相聯屬析薪者既斧之又以手杝而離之使一木析而為二喻父子天性本附着聯屬為一體而讒人横離絕之也國語謂褒姒有寵與虢石父比而逐宜臼所謂伐木之掎析薪之杝也說文云佗負荷也猶負罪也畜有橐佗取其負重

愚按有罪不專指讒人凡有罪者王皆可舍獨予之所負至重不可舍耳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閲遑恤我後

鄭云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謂人無所不至屬垣之耳難以逃避也　朱子謂莫高如山莫浚如泉君子亦不可易言恐有人聞之　滸江曰劉琦問自安之策于武侯登樓去梯而不言亦此意也

任意而言曰由言　輔氏云此章總其始終言之申后之黜宜白之逐雖由于讒言亦王之昏亂先嘗洩此意于言語之間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　呂東萊以為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者是也

愚按竹書宜白奔申在幽王五年至八年始立褒姒之子為太子計奔申之時宜白尚未見廢史伯所謂

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也此詩猶惓惓屬望無以廢嫡立庶之意輕泄于左右則羽翼伯服者甚多而媒孽宜臼者益甚勢不至廢立不止矣逝梁發笱指竊據儲位而言已念身且不容遑恤其位蓋至此而太子之望絕矣

小弁八章章八句 中培說尹伯奇為後母所讒而出其隣大夫作此詩以諷其父吉甫朱子以為太子宜臼作序謂太子之傅所作是也

巧言 序曰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也 竹書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秋九月王師伐申左傳椒舉亦云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據此篇有君子屢盟之語則盟于太室後作也何以盟太室謀伐申也何以謀伐申時宜臼奔申將求而殺之也誰為

此謀乎虢石父也鄭語史伯謂桓公曰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彊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 此詩人豫策周之必亡于申則虢石父之讒諂之故以巧言名篇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朱註賦也毛傳欽呼昊天而曰父母親之之辭也無罪無辜汎指下民憮爾雅作憮傲也言被禍者廣也 予詩人自謂也 毛云慎誠也 鄭云已泰皆言甚也

愚按上四句言亂階于一人而禍延于衆人使無罪無辜同歸于盡故呼昊天而愬之下四句言昊天之威虐已甚不暇憂人先憂已之不免夫人之罪辜或不知其有無若已則自信其誠無罪誠無辜也今視天之意似一無可逃者蓋灼見周之必亡故危懼如此鄭桓公謂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即此意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朱註賦也 僭不信也 巖氏云亂生于讒讒生于優柔不斷所謂懷狐疑之心者信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也 朱註祉猶喜也 左傳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

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

愚按小人初為不信之語以嘗試人君君涵容之而不辨其真偽乃始敢為讒言以肆害于人君復信之則其讒益甚故僭者亂之萌而禍起于涵讒者亂之成而禍由于信苟當僭之始即怒而拒之則讒言不興而亂庶幾即時沮矣當其讒之至而疑而不信則福在國家而亂庶幾從此已矣是君子之不信即其祉也傷王之有以成其亂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朱註賦也　屢數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其時而盟謂之數　荀子云不足于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

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盜指石父也公羊傳云賤者窮諸盜謂賊之極盡也小人投間刺隙為讒言以中王其心與穿窬無異故以盜目之　說文云暴疾有所趣也言其亂之來甚疾所謂卒發之禍也餤說文云食也言之甘者人嗜聽之猶餤之也是餤亂也　共通作恭敬也卭通作窮困也　韓詩外傳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馬服然後求良馬士信慤而後求知馬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與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卭言其不共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何氏謂屢盟正指王及諸侯盟于太室之事王亦覺諸侯離心不得已為盟以要之曰屢盟前此不一盟矣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　春秋時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此古者前廟後寢之道制也　秩秩有序也大猷謂經常之道莫通作謨聖人以廟中之聖人言文武是也言大猷皆定自聖人不可移易　說文云躍迅也或作趯踊也毚說文云兔之狡也所謂狡兔也狡兔騰躍自喜而不知田犬伺其旁為所獲也

愚按他人與予對舉之辭他人有心予可以忖度則予有心他人豈不知之太子以承宗廟為社稷主既有七廟之崇即有主器之重立嗣以嫡綱常秩然所謂大猷也謨定自聖人不可亂也今廢嫡立庶將大猷以隱寢廟且不祀矣是時太子出奔申而儲位尚虛讒人之謀惟欲伐申殺太子以成伯服王雖不言

而此心路人已知之矣人知予之心猶之予能忖他人之心也彼固有備矣兎雖狡終為田犬所獲候之早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

荏染也即色厲而內荏之荏染通作姌說文云弱長貌　柔木以比太子宜臼柔弱不能自立王宜愛護之勿聽讒言傷害之也　中候云無易樹子註以樹子為嫡子也

愚按往來行言謂往來行道之言蓋公論也雖其言不敢明斥讒人而其心皆能指其人以數其惡謂害太子之陰謀路人皆知之也蛇蛇委蛇也碩大也委曲以逢王之意而故為大言以堅王之信漫無圖度

惟隨其口所出耳如笙中之簧隨氣鼓動高下抑揚惟其變换王信以為可任其人亦居然自任識者羞其顔之厚矣此盖號石父建伐申之謀以為王師無敢抗者而為王所信任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愚按此承上章來譏其徒能大言以禍國耳無一可恃也上四句專指號石父言麋通作湄左傳吾賜汝孟諸之麋是也河之湄石父所居之采邑也石父既無拳勇但用讒口以為亂階而石父之徒黨既微且尰形狀猥陋如此此即爾所謂勇者也其為勇者安在爾既欲立伯服又欲殺太子以成之又欲伐申以求太子而申繒與西戎合必先為禦繒與戎之策是為謀將益多矣居徒者石父所收聚之徒衆也居猶

居貨之居即微尰之外另有所居之徒能得幾何而欲興此大難恐禍不旋踵矣　史伯謂侏儒戚施實御在側微即侏儒也尰即戚施之類此雖王之弄臣要皆石父之黨為其所引進者

巧言六章章八句　鄒氏謂詩以悠悠昊天發端而摘第五章中巧言二字為目意詩章原止于五其末章當與下篇相屬按左傳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以嘲林父時林父如戚將為亂則所歌居河之湄一章也與毛傳六章合矣

何人斯　序曰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鄭云暴蘇皆畿內國名春秋文公八年公子遂會洛戎盟于暴鄭地也蘇即書所謂司寇蘇忿生後也春秋時蘇稱子以國在温又稱温子此云公者

謂以予爵而為三公暴公為暴辛公蘇公乃蘇成公也何氏云詩為見譖于暴公而作所深責者蘇公之友有附和暴公以行譖者過門求見公不見而責之以暴公交誼不如此人之深此人去蘇從暴無義之尤暴不足剌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朱註賦也毛傳缺　何人斯若為不相識之辭絕之也此指蘇氏之友新從暴公者　鄭云艱難也逝之也其人從暴公過蘇公之門欲不入見則似忘舊誼欲入見則恐拂新歡遲回于見不見之間有甚難為心者故曰其心孔艱　梁水橋也初逝梁之時尚未及門故疑其不肯入也

愚按蘇公深惡其人而不指其名姓亦古人絶交不出惡聲之道也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二人謂暴公與此人相從而行是二人交深矣譖我者豈即汝意耶若非汝意逝梁而不入唁何也汝始者于我何如而今如此豈我有不可于汝心而今悔其始交耶　云者代揣其意中之事不我可而可暴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爾雅云堂塗謂之陳　鄭云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
戰國策美人充下陳　下陳猶堂下也逝陳則入門
矣

愚按其人亦深情厚貌者逝陳入唁以表其譖之不
闕于已也蘇公拒而不見但聞其聲亦未免有愧怍
之情其天不容昧也故詰之曰
汝即不愧于人寧不畏于天乎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秖
攪我心

飄風郭璞云旋風也　嚴氏云旋風迴旋無定故不自
北不自南言無準也　何氏云此章彼何人斯指暴
公也先是二人從行以逝梁矣既而彼一人者入門
至陳將以求見而暴公留梁間以待故此仍云胡逝

我梁也

愚按此章代述此人意中之苦既與蘇公為怨則不相聞問可矣忽如飄風之來不南不北無端而逝其梁不入見則明與譖者同謀欲入見則覺負愧已甚進退忸怩即蘇公亦代為旁皇不寧故曰祇攪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愚按此友既求見蘇公而暴公待之于梁則其人意在速去不欲久留蘇公以為我本不留爾也爾即無事安行欲暫舍于此我亦不遑舍矣況爾之亟行爾自速駕遑待我脂爾之車乎蓋爾與暴公二人從行今一人來此一人留彼不知留者如何張目而望怪爾之久不出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此章蓋蘇公既不見此友而心不忍終絶之也若還時再來求見是故情猶在我心坦易原無芥蔕也還而不入則爾之為情大可見矣否難知猶云不難知也復囑其但以一人來勿同暴行庶使我心安耳惟絶暴乃可交蘇無脚踹兩船之理

愚按蘇公語意猶與此友有棄怨修好之望古人不肯輕于絶交如此然蘇公亦知其必不能舍暴公而獨還則亦不絶而絶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

詛爾斯

二章謂始者不如今此則述其始也　壎　周禮作塤爾雅云大塤謂之嘂嘂音叫郭璞云燒土為之　馬端臨云古者　雅塤如鴈子頌塤如雞子其聲高濁合乎雅頌故也　箎　爾雅作篪本作䶵爾雅大篪謂之沂周禮註謂之篪七孔廣雅言篪八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出也張萱云古今言樂律者七音各自為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塤篪則二器共為一音塤為宮而篪以徵和伯宮也仲徵也此古人所以喻同氣也　程良孺云他音一音各為一節惟壎篪二音同為一節毛云三物豕犬雞也左傳使卒出豭行出雞犬以詛射穎考叔者豭即豕也　周禮盟萬物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疏云盟者盟將來詛者詛過往

愚按諒不我知恕其人之辭也始交如此而今云不我可必我之心汝諒不深知耳三物以詛若不我知

而為此舉我以情怨爾也寬一步愈嚴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嚴氏云此章峻辭責之不復含隱也陸氏云一名射影含沙射人之影其瘡如疥

毛云蜮短狐也

元云射工射蜮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居水中以氣射人者名射工居水旁山林間含沙射人者名射蜮

說文云靦面見也傾險往來無常蜮之為害潛形暗害則吾不得而知之今以面目可見之人而如鬼如蜮莫可測度真足畏也

殷大白云罔極

而如鬼如蜮莫可測度真足畏也 殷大白云旻之重者曰罔極情態之甚者曰罔極心術之險者曰罔極極窮極其情猶孟子云極之于其所往之極使反側之情無所逃也

愚按怨其見背而尚冀其復好故不曰怨歌而曰好歌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郝氏云與其人分誼已絕而其言傷往望來有不忍遽絕之情何其厚也蓋言不如此不可以為詩人能以詩之言養性則性定以詩之義操心則心安以詩之氣處人則人和以詩之性情處變則無往而不自得故曰不學詩無以言

巷伯 序曰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申培說幽王之時孟子遭讒而被宮刑作此朱註同 鄭云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按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伯長也巷伯內小臣之長即寺人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毛云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萋盛貌斐釋文通作菲薄也文有盛處入有薄處見其濃淡之相錯也　陸氏云錦文如貝謂之貝錦　鄭云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于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　貝有二種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朱註比也　毛云哆大貌南箕箕星也　箕東方蒼龍之宿秋夏見于南方占星者皆于昏旦南中故曰南箕天官書箕為敖客曰口舌敖調弄也箕以簸揚調弄為象又受物有去去來來客之象也凡四星東向橫張如口故為口舌　哆口微張貌侈則大張矣因入小過而以口舌張大之也　適往也誰往就汝謀乎恠其言多且巧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朱註賦也　緝緝接續不絶之貌翩翩往來成羣之貌

愚按此即如後世打事件之類日日訪人小過而文致成罪蓋謀以譖人為事者然所訪未必確則爾言亦且宜慎事一涉虛則爾言不足信爾之寵不足恃矣相恨之極反作相勉之語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汝遷

朱註賦也　朱註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

愚按謀欲譖人惟以譖人為謀謀欲譖言惟謀工所以譖人之言也倉卒之際豈不誤聽倘一旦謂爾不信則爾所加人之禍恐轉遷于汝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朱註賦也　鄭云好好者喜讒言之人也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

愚按驕人不指讒人指與此輩往還者同處斯時任其縱恣無憂讒畏譏之處勞人則日勞于職事而不免于羅織也草通作慅愁不安也呼蒼天者猶呼王耳彼驕人之驕豈不共見乎勞人之勞豈不足憫乎則譖人者之言不足信明矣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朱註賦也　此章深恨為之謀者而又不得其主名姑但欲取譖人者而甘心焉盖無可奈何而為咒詛

之辭　有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　投畀有昊盖無
可奈何付之天惟天處置可也　鄒氏云五刑之屬
宫居一而詬為甚所謂中才莫不傷氣何況慷
慨之士巷伯所以痛心疾首撫膺而顲天也
愚按譖人者不過左右細人摘其小過以飾成大罪
因其疑似以搆成實罪所謂成是貝錦成是南箕非
有士大夫為之謀主其言不足取信也取彼譖人即
此謀譖之人恨之而不知其人故惟有痛詆而深詛
之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
而聽之

朱註興也　楊宜卑濕近水故園為下地丘如田壠
曰畝丘故畝丘為高地　嚴氏云楊園下地以况卑

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丘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于卑人也倚道作倚言其地相倚近也　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王之左右親近于王而目所見者宜無間之可伺矣今亦傷于讒則讒遠者可知故呼凡百君子而儆戒之

愚按班固史贊歷數春秋以來禍敗皆自小及大由疎逮親周斯以觀讒人之禍豈止被讒者受之併信讒者還自受之是以申后黜宜臼廢而幽王亦竟不免于僇向令早聽巷伯之言不及此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何氏謂巷伯行讒之人故以名篇舊說即寺人非也周禮官名有寺人而無巷伯按班固評史遷曰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何以稱焉

愚按蘇公孟子皆自傷被讒之作無關獻納而載之于雅者惟幽王信讒一時上下內外皆以工讒為事使人材盡喪而國隨以亡録是詩以明周之所以亡亡于讒也 按毛傳自節南山至巷伯十篇為節南山之什

谷風 序曰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朱子以為朋友相怨之詩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毛傳興也朱註同 嚴氏云谷風來自大谷之風盛怒之風也習習然連續不斷繼之以雨喻遭變恐懼

之時郝氏云東風習習不斷久之風必至于雨范世鑑云薫風為凱風冷風為谷風凱風長物冷風殺物凡與人恩情絶者皆以谷風為喻故衛風去妻詩亦託興于習習谷風 將且也 恐有危疑之意安者恐之反懼者有局蹐之意樂者懼之反維予與女我能先施也女轉棄予施而無報也轉者驚訝之辭

習習谷風惟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爾雅云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猋李巡云焚輪者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頽下也扶搖者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 寘于懷親愛之至也棄如遺猶云棄之如敝屣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朱註比也　嚴氏云大風摧物惟戴土之石山崔嵬獨存而其山之草木無不萎死喻昔時所共之大患難也大德謂共濟患難之大恩小怨謂言語行事之小失　孔云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　序曰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耳

鄭云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蓼草蒼倩貌　莪即蘿也蘿
之醜秋為蒿　嚴氏云始生為莪長大為蒿莪始生
香美可食為蒿則不可食矣喻父母生長我身至于
長大無用不能終養也　劬勤勞劇也具勞頻數謂
之劬勞如第四
章所云是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朱註　比也　蔚牡菣也按蔚即蒿之雄無子者故云
牡菣　今青蒿葉端皆作子大如米蔚獨無爾以喻
父母得我之難今皆無報雖有猶之
乎無子也　勞瘁勞苦之見于貌者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

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朱註𠯆也　缾小而罍大皆酒器也　禮圖云罍大一斛其所容甚多寫酒于缾以供斟酌按易井卦羸其缾則汲器也儀禮罍水在洗東則盛水者也嚴氏云缾汲水以注于罍猶子之養父母缾竭則罍無所資為罍之恥猶子窮困不能養貽親之羞也鮮寡也鮮民謂单獨之民以父母亡也　一云鮮民之生猶云無生人之樂不如死之久矣痛切之言也鄭云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為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入門不見如入無所至

愚按入則靡至至到家也謂親既亡則無家可到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

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朱註賦也　此章正上章所言父母生我劬勞劬勞瘁之實也　鞠通作匊說文云兩手曰匊幼時母嘗置手中也拊謂拊摩其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痛癢也畜兼止與養二義既乳哺之又謹其出入也長者如南風之長養萬物日滋一日也育者育其德也其調理在性情氣質之間顧還視也常目在之察其所行復反復丁寧諄諄然命也腹懷抱也自少至長惓惓置也于懷出入以之不斁釋也　鞠拊畜三事次于生之後皆以養言育顧復三事次于長之後皆以教言出入腹我總括教養而言　君之恩捐軀足報以身為吾有也至于親則身亦親之有也雖捐軀莫報也而況身之外乎而況身之外且不能致之親乎嗚呼昊天訴其痛也

愚按生我屬父言而鞠拊畜則母為之長我屬母言而育顧復則父為之養與教其事雖有分而于父母之心無有分也出入之腹慮其失養又慮其失教何時始釋然哉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朱註興也 朱註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 鄭云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 朱註穀善也指民之父母俱存者害禍也親死不及見是為極禍

愚按烈字從火比山之峯峻如火之烈熖而加以飄風之暴疾勢甚可畏以喻虐政不敢逃役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朱註興也 律崒律也高也

愚按律律是山峯排列不亂之貌弗弗狀風威之彊有不讓卒卒之勢 不卒謂不得終養是不能終為人子之道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為廢此篇未善曰此詩與陟岵鴇羽皆孝子行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然陟岵鴇羽思念于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于父母既歿之後故其詩尤痛誦之未有不流涕者也

大東 序曰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竹書紀幽王三年初增賦是詩之作其在此時乎周道雖衰而誅求

之令尚行于天下及至東周則不然矣　陳氏云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東遷之史也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辛有之二子董之晉于是乎有董史也是故貫誓係于周書漢汝江沱至于譚大夫下國之詩皆編入于南雅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毛傳興也朱註同　饛說文云盛器滿貌　鄭云飧者客始至主人所陳之禮也　楊愼曰飧客始至之禮饔將幣之禮今謂朝饔夕飧按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曰夕飧飧食不備禮也享燕以早為敬故曰朝饔周禮註謂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是也　捄通作觩角上曲而長之貌此亦以曲而長言棘亦心之木

匕所用以取飯亦所以載牲體謂出之于鼎而升之于俎也　國語周定王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殽烝體解折節而共飲食之此棘匕所用當主殽烝而言　此追思周之盛時待諸侯之容禮意慇勤如此故賓至如歸而今不能然故覜周道而不勝今昔之感也　周道適周之道砥言平也矢言直也

愚按履者朝覲會同循斯道以往來視者沿途父老覜車騎而樂覩瞻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朱註賦也　鄭云小亦于東大亦于東言其政偏譚無他貨維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　說文云杼機

之持緯者柚通作軸所以卷織者朱註受經者也葛屨夏屨也糾糾敝而纏縛之也用以践霜則知為夏日供賦適周至履霜時始反國也為時既久而財貨復盡亦以見有司需索之苦　毛云佻佻獨行貌朱註輕薄不耐勞苦之貌謂形體脆弱也公子謂公子大夫所從行者也　朱註周行大路也鄭云周行周之列位也因送轉餉使行周之列位者發幣焉行彼者即今行路之謂因日久財盡所以行路異得速返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朱註興也　側出曰氿泉穫艾也　艾通作刈按薪大者析之小者刈之薪欲其燥浸則濕不可爨穫薪生意已槁而又浸之則腐矣契契憂苦也寤嘆不寐而嘆也憚通作癉勞病也司爨者欲薪是穫薪尚其

載之勿使受浸可也狀民者哀此病民尚其休息之勿重勞之可也

愚按氿泉為側出之泉以喻朝政之旁出者下國竭膏脂以工供而左右需索不饜則工供皆委諸草莽猶氿泉之浸穫薪必使至于不可薪也載猶積也此時不以穫薪為苦惟與其視以為薪而載之則此勞病之人亦可以斃得休息歟　尚可亦可皆疑問之辭猶云得無可乎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朱註賦也下皆同　東人泛言東諸侯之人譚亦與焉　毛云來勤也朱註慰撫也　嚴氏云東人周與雖貴者猶葛屨以履霜西人逸樂雖賤者皆善服厚祿言不均也

愚按京師之供億皆取給于東人東人職勞困所不辭西人復苛虐之不思所以來之也彼在位者以東人為外府勿論已凡西人之子粲粲衣服下及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此皆安從出乎取諸東也以至私人之子本至賤之偁今皆用之百僚以作威福于我東人東人其能堪乎　舟人熊羆是裘之曰正東公子葛屨履霜之時能無憤歎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酒之薄者為漿周禮有酒人漿人漿薄酒厚素問云今時之人以酒為漿是也　璲通作瑞後漢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五伯迭興戰兵不息釋去紱佩留其係璲以為章表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于璲

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不改說文無璲字范曄以璲作縌謂縌者古佩璲也意即是琅璲之綌耳　不以其長　言非有所長也鄭云徒美其佩而無其德　刺其素餐　夏小正云七月漢案戶註云案戶直戶也古者戶皆南是時初昏天漢直南不言日月之明而云漢之光歐陽子謂不能下監是也刺王不明之意　織女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　按織女三星在天市東主絲帛娶女四星主布帛左傳昭十年有星出于婺女杜預註婺女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也　鄭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孔云肆謂止舍處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每辰為肆歷其肆舍有七也晝夜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曰七謂自卯至酉也終日晝也　晝不得見而言移七肆者據其理當然矣　一曰跂通作企舉踵也

愚按此言西人奢侈東人寒儉西人責賄于東東人竭力供之而西人不以為德如餽之以酒自以為酒

之厚矣而視之漿之不如贈之以琚瑤自以為鞙鞙其長矣而不以為長猶嫌其短皆不能如其意也天無日月誰實監之然河漢尚在若肯下監亦有光也杼柚其空惟望跂然三星之織女終日經行駕更七次勤斂如此庶幾能濟我機杼之急乎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孔云織之用緯一來一去以報反而成章令織女之駕有西而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也　說文云箱大車牝服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牛所駕者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兩較之內謂之箱是車內容物之處　說文云睆大目也明貌睆彼牽牛與跂彼織女相對　爾雅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云太白也晨出東

方高三舍命曰啓明昏出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
天畢天星也史記曰畢曰罕車主弋獵後漢書云畢
為天網武王伐紂王祭于畢求助天也載之言則
也施旗逶迤貌行謂二十八宿之行列言畢星捄曲
逶迤于星宿之列
退按七襄不能成章則二東其空之杼柚不敢告之
也牽牛不以服箱則二東轉輸之車牛不敢告勞也
虛想無補實患愈深日者君象啓明先日而出長
庚後日而入日無光而星以其光或前或後有輔導
之義以喻君雖昏為之左右者豈無下燭民隱者乎
畢所以掩兔天畢之狀類之小人罔利之象也罔利
之小人布在周行猶天畢逶迤星宿之列
令且侈然自如則安用啟明長庚為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

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狀如簸箕步天歌云箕下三星名木杵箕前一黑是糠皮　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　郝氏云漿米之貢簸揚用箕南方空有箕而不可以簸揚酒漿之貢斟酌用斗北方空有斗而不可以挹酒漿古詩所謂虛名竟何益也　孔云箕斗之形成于柄舌　翕引也揭高擧也　言箕斗非特不可用已也箕踵狹而舌廣今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且西揭其柄以其方如斗者向東若將有所挹取喻在位貪饕者之皆眈眈逐逐于東國也

愚按自維天有漢以下蓋人無可想不得已而求諸天乃天象虛懸不肯見恤且併天亦似助之爲虐將于何請命乎

哀苦之至矣

大東七章章八句 楊慎云周自平王去鎬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欲王遣兄弟之變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自有二東之分王室大亂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焉 愚按篇中以西人與東人對言明指西周非東遷後之詩也

四月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搆禍怨亂並興焉 孔叢子載孔子曰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焉 左傳文公十三年鄭伯會公于棐請平于晉與公宴于家賦鴻雁季文子賦四月杜註謂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為還晉則文子賦詩之意與孔子思祭之說正合

愚按漸漸之石序亦曰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疑此詩當作于此時故有江漢南國之語觀詩憂亂之情多而苦役之意少至思祭又昔役意中之一端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朱註興也毛傳缺　鄭云徂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　由夏歷秋與冬見征役為時之久祭祀久缺不獨傷夏祭之廢也　先祖匪人猶云獨非人情乎凡人未有不望其子孫之報本者為人上者胡寧忍予蹈不祀之罪也　左傳楚子文云鬼猶知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久役于外祀典缺焉是忍予之餒其先祖矣

愚按篇中思祭之說只據此一語　周以卯辰巳為夏四月夏二月也六月夏四月也徂暑言暑氣向往

日歲一日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腓通作痱說文云風病也　鄭云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賈誼策云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從征之人如百草遭風其枝葉當風者先受摧折也　郭璞云東齊謂病曰瘼　愚按言不惟已之困于征役且亂離已兆舉世皆病恐後返亦無所歸矣　周以夏五月後即為秋八月即為冬五月宜暑而淒淒八月宜凉而烈烈天時失正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烈烈謂寒苦也飄風回風也民泛指不從征者而言李氏云天下莫不被害乃云民莫不善此據作詩

者言之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殘賊謂傷殘之賊害之也斫伐其根本無復存留其地廢矣尤通作郵過也 彭執中曰四時之氣樂者過之皆美愁者觸之皆惡四月也大夫夏則苦于徂暑秋則悲夫百卉冬則傷夫飄風觸景生愁無一得以自寬也可見當時之亂 愚按嘉卉殘賊是實事非借喻也歲荒民病果木不實觸目皆凋零夭札之象所以致其然者過必有在而曾莫之知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相省視也　泉水有時濁亦有時清怪王心昏亂永無清期也　我謂王朝也時事如此猶日與下國構

禍大迷不瘳如泉濁不復清也

禍及臣民何由得遂其生養乎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滔滔水大貌紀絲别也朱註謂經帶包絡之也

鄭云江漢南國之大水紀理衆川使不壅滯

愚按此即征役之地所見而起興也言我從役至此

惟有鞠躬盡瘁而已死亡不保而朝廷曾不知有我

寧念我先祖

之乎祭乎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說文云鶉作鷻鵰也　陸氏云鵰亦名鷻其飛上薄

雲漢若鷻則無戾天之理　鳶鴟類爾雅云鳶烏醜

其飛也翔蘇氏云鳥飛不在翼而在翰翰者翼之銳也鄭云鶉鳶之高飛鱣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鶉鳶能高飛非鱣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耳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杞枸檵也桋赤楝也爾雅以女桑為桋桑

愚按蕨薇與杞可食桋桑可以供蠶為衣行役之人思在深山窮谷草衣木食真如魚鳥天淵之樂而不可得也其作此歌惟以訴哀傷之情而已君子詩人自謂也禮不下庶人君子則有位之稱以見己當守禮而不得歸祭所以哀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申培說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是詩何氏謂厲王世之詩蕩

之詩曰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以鬼方荆楚之地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意即爲覃及鬼方之事而發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田間詩學卷七